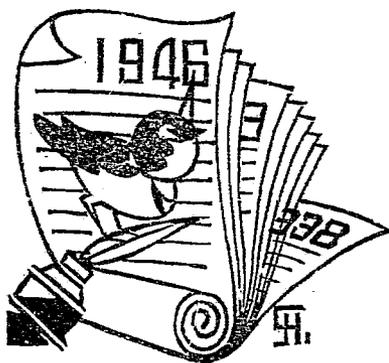


# 八年詩選集

雷石榆著



粵光印務公司印行

八年詩選集

雷石榆著

粵光印務公司印行

## 雷石榆主要著譯一覽

- 沙漠の歌 (日文詩集)  
1934 (東京前奏社出版)
- 慘 別 (中篇小說集)  
1936 (上海新鐘書局)
- 國際縱隊 (詩歌集)  
1937 (廣州中國詩歌出版社)
- 1937<sup>7</sup>/<sub>7</sub>—1938<sup>1</sup>/<sub>1</sub> (詩集)  
1938 (全 前)
- 新生的中國 (詩集)  
1938 (全 前)
- 小 蠻 牛 (長篇童話詩集)  
1942 (桂林文化供應社)
- 海 涅 詩 抄 (翻 譯)  
全 續 集  
1943 (桂林文滙書店)
- 奴 隸 船 (全 續 集)  
1943 (桂林文滙書店)
- 婚 變 (小說散文集)  
1944 (昆明崇文印書館)
- 夫 婦 們 (中篇小說集)  
1945 (福州立達書店)
- 文藝一般論 (論集上下卷)  
1946 (廈門學習出版社)

## 序

詩是我的心的音響，我的靈魂的呼喊，我的生命之最高的或最輕微的呼吸。我爲了牠，消磨了我的童年，消磨了我最寶貴的青春，甚至代替了世俗所謂人生的幸福。如果說我也是一個詩人，那麼我是屬於時代的悲劇的詩人，我們中國的詩人（與現實搏鬥的詩人）總是那末悲劇的，而且「詩人」幾乎成爲奚落與屈辱的稱呼。我雖然不僅是寫詩，但一般人常是叫我做「詩人」好似是爲了適切地顯示我的命運似的。我也毫不爲意地接受這種稱呼，而且我依然不引爲奚落或屈辱地，放筆寫我要寫的詩，按照我的心的音響，我的靈魂的呼喊，我的生命之最高的或最輕微的呼吸。

以「七·七」事變爲我生命史的轉換的階段，戰爭驅使我走向遼廣的空間，走向艱苦的前方，也走向沉鬱的後方，但我是一直勇敢的，樂觀的，我盡情地用我的筆呼喚，詠嘆，伸訴……我預知着未來那蠻個日子總要到來，那是受真理所按排的，雖然我不知道到底在我的生命的過程那一刻才出現，也許不是我這一生所能看到的，可是我不得理想着，並爲追求牠獻出我的生命的熱力。

我的詩過多地表現個人的情愫嗎？在我的短篇抒情詩中確有着這種傾向，這種傾向也是必然的，無論在群眾之間生活着，或孤獨地生活着，詩人不能在其表現中隱藏着自我的影子（那性格的，思想的，感情的持有的特性）而且往往在自我的影子中反映着一種共通的感覺，或提示着一種高出一般感知的理解，作為人民的詩人，他是戰鬪在現實之中，但同時又在精神的境界擁抱着理想而生活。沒有現實生活內容的詩固然是貧乏的，抽象的；但沒有詩人的自我的影子的滲透；那更是枯燥的，死板的，令人讀了感覺厭煩的矯揉造作的形式的玩弄。

我在抗戰開始的第一年間，出版了三個詩集，現在來評價，是值得不得什麼的，但在當時，正是反映由於直面着戰鬪而高揚着的激情的吶喊。這以後的八年間，隨着現實的演變而變化着我寫詩的情緒，在所有的詩作之中，可以找出戰時的前方或後方某一個階段的體驗的痕跡。但是很可惜，在這麼悠長的八年中，只有出了一個長篇童話詩集「小蠻牛」兩個短篇詩集爲了出版寄來寄去而無下落，以後我也懶得打想出詩集這回事了。

勝利後的祖國，不但沒有給我什麼欣慰，反使我異樣疲倦了，就連詩也難得寫出一首了，我覺得九年來堅貞忍苦獻身於民族解放的

戰鬪（不管是直接或間接）那末寶貴的生命力好像完全等於白費了。兩個月前，我抱着天涯流浪的心境，從廈門橫渡到台灣來了，在高雄，與林光灝兄有一見如故之誼，並承他好意慫恿，囑將歷年詩稿整理，交給他所主持的粵光印務公司印行；我也覺得在這裡出版，具有特殊的意義，乃將帶來殘存的稿本，加以一番選擇，整理成冊，名之為「八年詩選集」。

「八年詩選集」本已在廈門閩南新報刊過一部份，所以整理起來不大費工夫，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在廈門時重遇一別十年的一位福州同學郭湘帆君，他非常熱心地借我的稿本去用複寫紙繕抄，並分我一份，計有四十餘首之多，所以很便利於我這次的編纂，在這裡，特別銘感他的勞績。

願以這詩集，作為最先獻給台灣青年諸君的心灵的禮物，或者作為一個悲劇詩人盡忠於祖國所留下的生命的創痕。

雷石榆

一九四六，七，九•夜於高雄

848  
334.21

## 八年詩選集目錄

### 戰爭中的歌唱

別了，廣州！  
別贈吳履遜將軍  
你的丈夫死了  
故鄉在烽火中  
潼關外的弧線路上  
侵略的獵犬  
春在洛陽  
人生難得這一回  
致南國的朋友  
曾是異國的情敵  
張伯倫媒婆與達拉第小姐  
田舍英雄



( 1 )

369321

把青春向你獻上  
寡婦與木人  
中國的筆部隊  
我從西北來  
別母  
呼喚你的永生  
愛與恨  
夢  
讓我再想起你  
我死了也不要棺材  
心曲  
再會吧：昆明！  
詩友的結婚  
友情  
你們走在我的前頭  
我聽見你的嘆息  
春又來了  
懷想故鄉  
寄江南  
壯行  
家破人亡者的歌  
在國境外索還血債  
悲歌  
空中進行曲  
請你再彈一曲

聽我歌一曲  
青春解  
桃江夜曲  
幻想曲  
生日歌  
哀悼戰鬥的詩人  
血染汨羅弔屈原  
憶

## 補 遺

贈  
那麼一天  
成長在教育的搖籃  
答客向  
同情  
投回祖國的懷抱  
難童  
想起了你  
睡與醒之間  
報春的微笑  
我聽見一種聲音  
縱使我一切都失去了  
人道主義的旗手折了  
憶福州  
駝駝過綠洲

「勝利」  
再一度生活在春天

## 日文詩作

日本の革命同志に  
あなた方を歓迎する  
新たな樂園を  
島の夏  
夜の町  
旅の愁  
心の醉

戰  
爭  
中  
的  
歌  
唱

## 別了，廣州！

別了，廣州！

爲着你的生存，  
爲着整個民族的解放，  
一年來，我忍着飢餓  
在難民收容所，  
在傷兵醫院，  
在集會場中，  
在播音台上……  
或粉墨登場，  
或嘶着喉嚨歌唱！

別了，廣州！

我在你的懷抱，  
嘗過敵機猛炸的滋味，  
也嘗過文化官僚的白眼；  
但我始終執拗着堅強的意志，  
我始終矜持着清白的貞操，  
即使毫無生活的保障，  
也不灰心，也不怨尤，



別了，廣州！  
前線需要我，  
我要在北國的塵埃中

在沙場的血泊裏，  
冒着敵人的炮火，  
飛馳我們的戰馬，  
戰鬥，戰鬥！

我要把俘虜變成我們的鬪士，  
我要把敵兵變成我們的戰友，  
把新世界的土台築起，  
把法西斯的屍首深埋！

別了，廣州！  
我的家鄉，  
願你成爲南國金湯的城池，  
百粵的健兒以鐵血保衛你，  
假如我不致戰死在沙場，  
也許我還有機會，  
帶着勝利的微笑，  
頂着溫熱的太陽，  
再見你，  
再見你，  
在珠江波頭，  
在白鷺潭邊，  
輕拂征衣，  
歌唱光榮的史詩！

一九三八，七，廿六，

## 別贈吳履遜將軍

「一，二八砲手」！（註）

你雄偉蠻勁的軀幹，  
當你挺立在演講台前，  
像一座大砲鎮在砲壘上；  
那宏亮的聲音，  
也像砲彈的轟響。

我早知道你是文武兼優的戰士，  
但我在你的駐地傾聽了你的歌喉，  
你却還是擅唱中外名曲，  
男腔女調的能手。

我以為你是唯一的鋼鐵的好漢，  
你却還是具有藝術的敏感，

熱情的柔腸，

你凝視着那反叛了家庭

一直追隨你，現在為守軍令  
而不得不隔離了的島國種的愛妻的照像，  
在我之前寫下了壯懷而苦心的情書。

「一，二八砲手」！

你是一個現代優秀的軍人，  
你做了軍民合體的膠漆，

你向上兵和百姓灌注文化的甘露，  
你鍛鍊着血肉的堡壘，  
你把握着必勝的信心。

「一，二八砲手」啊！  
可惜我們相敘的時間太過倥傯，  
但在鐘落潭兩晝一夕的印象，  
永遠在我的心頭躍動，  
我將用你教給我們的騎術，  
叫馬蹄在雪地鉤起銀花，  
我將用你督率演習的姿態，  
吶喊我們的戰士上前！  
當弦月鉤住深夜的天邊，  
也一定像你樣仰空歌唱……

別了「一，二八砲手」啊！  
我們爲了拯救祖國的危亡，  
相敘固是值得歡狂，  
分散也並無絲毫悲傷，  
且待你的炮彈轟毀敵人的武裝，  
且待我的咽喉爆出凱旋的壯歌，  
那時候，我們寬下戎衣，  
對着光復的河山痛飲吧！

（註）「一，二八砲手」是郭沫若氏的一篇寫他的印象記的題目。

一九三八，七，廿七，廣州

## 你的丈夫死了

小林靜江：

他死了，  
你的丈夫死了！  
在晉南的前綫，  
在一次敗北的戰鬪裏。

靜江：

也許正是你抱着  
他寄你的情書和照像在酣睡着的時候，  
也許正是你凝視着腳踏車下的孩子  
而聯想戰馬上的丈夫的當兒，  
他在「支那」勇士的刺刀下，  
做了可憐的異國鬼了。

靜江：

也許你在等着「凱旋」的消息，  
預備伴丈夫到北海道避暑去；  
但當噩耗傳到你的耳邊，  
你悲酸的淚泉要向那兒傾流？

靜江約啊！

誰使你做了不幸的寡婦？  
誰使你的孩子做了孤兒？

幾多青春，快樂，愛情……  
都化爲侵略者的炮煙，  
你這可憐的少婦啊，  
難道把永劫的悲劇寄諸天命？！

一九三八，卅一·晉南

## 故鄉在烽火中

我的故鄉在南國的廣東，  
雖然我多年飄流在異邦，  
久離她溫暖的懷抱，  
疏飲她甜蜜的乳漿。  
但一個季節之前，  
我曾在一度寒暑中擁抱過她的胸膛  
於是我又嘗了荔枝的甘汁，  
嚼了芭蕉的肉香，  
還有龍眼，芒果，菠蘿，黃皮……  
亞熱帶特有的產品。  
我更忘不了每天敵彈毀傷你的肌膚，  
——那千百的房屋，城鎮……  
我更忘不了遭難的姊妹兄弟，  
——那碎頭斷肢的屍身……  
啊，我的故鄉在南國的廣東，  
我却燃着復仇的心火來到西北的戰場，

懷念的夢只有繫在征人的心臟，  
不管征人的心臟盪着砲彈的聲響，  
哦，故鄉約啊！  
如今更從你的身上，  
遠遠傳來敵寇蹂躪的蹄音  
我彷彿看見戰士的血火迸在暴寇的肉漿，  
我彷彿看見炮煙渦捲珠江頭的天心；  
我憤怒的血流在肺腑吊着瀑布，  
巴不得揆翼飛到羊城的前線！  
故鄉啊，你在烽火之中，  
但願倭寇盡葬在你的江邊！

一九三八，十，十八，垣曲

### 潼關外的弧線路上

敵人的炸彈即使  
在我眼前爆闖火山，  
我的神經也一樣平靜，  
當然我並不會忘記  
每次在轟炸中看到同胞模糊的血肉，  
加深一層憤恨的感情。  
敵人的砲彈即使  
在我的耳畔捲起旋風，  
我的聽覺也一樣平靜，

當然我並不會忘記  
那無數掠過眼簾的房舍和城壁  
化成一片的瓦礫和廢墟，  
擦起對毀滅者無限的憎惡。  
尤其是這次轟毀了橋樑，  
使我不得向原路回去的時候，  
不禁遙對着風陵渡上的敵陣詛咒。  
但世間並沒有絕路的人，  
也沒有絕路人的路，  
這次我繞過潼關外的弧綫土路，  
比馳過鐵路有更愉快的印象：  
那不是因廣濶的田野上，  
有結着鴉巢的奇麗的枝樑；  
也不是隔着重山，  
聽砲聲徒然的砲哮，  
而是在這條路上：  
洶湧着我們武裝的鐵流，  
在行列中間馬驢馱着山砲和輜重，  
配合着戰士肩上槍林的威風；  
也有担架隊蠻勁地，  
抬着負傷的兵士，  
剪着塵埃的步伐，  
追隨隊列的後頭；  
遠遠還可看到汽車載着大砲  
硬直地伸起被油布包着大的頸子；

這景象告訴我  
是向一個據點去防守。  
途傍土坡上貼着或寫上  
「保衛潼關」的新標語，  
又正在一個曠場上  
軍民擠擁地看着演劇；  
這可證明此地正是一個  
預備搏鬥而在鼓動着的肺臟  
我站在載重汽車上，  
透過塵烟凝視着  
這潼關外的孤綫的路上：  
溜過戎馬倥偬的壯景，  
不時砲聲嘶破沉寂的空間，  
我同時還想起先前曠場上的歡迎笑和鼓掌。  
一九三八，十一，廿六，由西安返中條山

## 侵略的臘犬

—寫給鈴木猛—

你是拓殖大學出身，  
當然要做侵略的臘犬，  
由「滿洲」，而平津而太原，  
領着「興中公司」二百五十元月薪，  
擺着經濟工作隊隊長的架子，  
神氣地調查山西的礦產了。

但你想不到鐵路沿綫的附近，  
是我們游擊隊最活躍的地方，  
當你們正走出介休三里外，  
突來的槍聲和呼喝才曉得驚慌，  
待同行的三人因抵抗敵彈而亡，  
你知道俘虜的命運罩在你的身上，  
可是你依然保持着狡滑的修養，  
老是摸着胸口說不出感想。  
只是你過慣糜爛的生活，  
荒淫的回憶常滑出口腔：  
「我到過的地方都非常熱鬧快暢，  
太原也有了很多喫茶店咖啡館，酒場」……  
旋又繃着眉頭說今朝捉了無數虱子，  
於是想起「太原澡堂的壯皇」。  
我們在這山岳地帶半年沒見過浴盆呢，  
我料到那裏還有溫暖的妓院和賭場……  
使你在夜寒孤寂中翻着茫然的回想。  
然而那那一切啊，  
都是充滿中國人民的血肉和眼淚的形象，  
可憐你那頑固的腦袋，  
還做着吸血鬼生活的幻想！  
假如你把自身比比中國俘虜的受罪，  
不是值得你感激的喜悅洋溢在心房？！

一九三八，十二，十六，平陸

## 春 在 洛 陽

「洛陽三月花如錦」，  
這九朝的古都，  
曾迷誘詩人  
作過讚美的詠唱。  
如今我參加民族神聖的抗戰，  
從亞熱帶的南國，  
奔到黃河金帶的邊沿，  
正是鉛色的空篩下  
最後一次稀濕的雪粉，  
我到了這幻想着詩情的古都，  
可是我找不到憑吊的古跡，  
（除了十里外的關帝塚，  
和廿餘里外「龍門」的佛洞）  
只有春神的彩筆，  
無分古今地繪着「如錦」的畫圖，  
那粉紅的桃花，  
那翠綠的柳鞭，  
那無垠原野上泛着青浪的麥苗，  
那枝頭的歌鳥，  
那花草上迴舞的蜂蝶……  
都各自發揮着新的生命力，  
各自表現特有的姿色。  
然而每天的警報聲中，

車輪帆起的塵煙，  
爲這一切掛上面幕，  
在寂機的軋音下，  
多少人埋身在那麥浪，  
（只讓視線隨高射炮彈掠過機翼，  
希望又擊落幾架來陳列）  
不時亂撒的鐵卵，  
把哭聲爆出郊野，  
把血債寫滿人們的心裏！  
可是警報解除後，  
春神依樣動着它的彩筆……  
一九三九，四，八

## 人生難得這一回

人生難得這一回  
參加祖國在翻身中的戰鬪！  
我們多少年代  
讓耻辱的眼淚倒流入心頭？！  
我們多少同胞  
在奴役的生活中呻吟與哀號？！  
帝國主義的眼裡：  
「支那人」不如外國的豬狗，  
但中華肥美的大陸，  
却餵養了牠貪婪的咽喉；

而且還要把黃帝的子孫，  
更毒辣地鞭策更殘酷地試刀！  
一年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已証明歷史空前的殘暴，  
然而這殘暴也正好使全民族  
醒覺，團結和英勇地戰鬪；  
五千年未有過的大犧牲，  
五千年未有過的革命波濤，  
今天澎湃在祖國全領土，  
世界也像在這波濤上盪搖！  
大多數進化的人類伸出援手，  
最少數人類的惡魔顛抖強過羞怒，  
因為我們不僅是爭取民族的解放，  
也是爭取全人類的和平與自由；  
我們忍受着眼前的一切艱苦，  
決心要踏上最後勝利的坦途。  
哦，人生難得這一回  
參加祖國在翻身中的戰鬪！

1938、12、15、

### 致南國的朋友

年輪又推來了春天，  
但北國的枝頭，

還未抽出一點綠色，  
只是陽光略露微醉的溫氣，  
雪花有時颳下，  
    也半溶着雨淚，  
南國的朋友喲，  
    這時節，南國的春天，  
應是穿着輕裝在蹣跚了，  
    然而事實教我不能憶起，  
——那裡依然是蔚藍的天水  
    如茵的山野——  
那裡的天不是混濁着硝煙，  
那裡的水不是壓滿着敵人的軍艦，  
那山，那野，  
不是流着鮮血，堆積着屍骸？！  
    南國的朋友喲，  
我雖然知道故鄉的軍民，  
    愈益堅強地英勇地戰鬥，  
叫敵人做着退守據點的甕鼈，  
雖然我猜想在那戰線上，  
    你們也發揮着各自的力量，  
打擊瘋狂的暴寇，  
    保衛富麗的故鄉，  
可是我看不見你們活潑的姿態，  
也不確知大家都是否健在，

南國的朋友哟，  
在這時候生死雖屬平常，  
然而當你們的面影幻現在我的記憶，  
極南的雲天就吊着我關懷的寸心。

1939、2、22、

### 曾是異國的情敵

霍蒲寧，  
爲了參加祖國神聖的抗戰，  
他走出萬里外的家鄉，  
跑到華北的戰場，  
雖然做的是小小的翻譯官，  
但他發揮着自己最大的特長，  
他能說流利的日本語，  
他能寫正確而熱情的日語文章，  
他婉轉的唇舌，  
傳達過多少俘虜的心聲，  
回響過多少人道的真情，  
他鋒銳的筆尖，  
描出我們正義和真理，  
劃破法西斯無耻的魔面，  
就是頭腦最頑固的傢伙，  
也不能不低首在他的面前。  
當俘虜被轉到後方去的當兒，

都含淚緊握他的手，  
反復說着「再見」！

今天，霍蒲寧的感情，  
起了空前的激盪和悲涼，  
像蒸氣的凝滴，  
滴在熊♀的火燄上，  
自從剛帶來的五個俘虜之中，  
誰個突然叫起霍蒲寧君的呼聲，  
他驚奇的視線最後打圈在  
那微笑着的矮個子青年的顏面，  
那聲音和輪廓，  
馬上敲開他記憶的門，  
『你是高田直君麼』？  
他說着走近那俘虜的面前。  
這一瞬間，對方忽收斂了笑容，  
默♀地泛着沉鬱的顏色，  
霍蒲寧半伸的手，  
也忽而鬆軟地垂直……  
這兩個人，  
原來曾是異國的情敵，  
三年前的舊痕，  
馬上噴血在各自的回憶，  
自從蒲寧搬住神田區的一家小旅館，  
在那裏和舊客的高田認識，

但同時老板娘的女兒，  
也在這兩人之間泛流着醋海的波瀾，  
當初蒲寧不知高田熱烈地追求它，  
也不表出感激它對自己愈濃的感情，  
但高田愈益表現冷酷而仇恨的臉色，  
而它一溫柔而美麗的櫻子啊，  
却對自己越親暱得熱烈，  
在這當中他幾次下了決心：  
「我不能接受女的愛情，  
我不能締結男的仇恨」  
他常常造作非常正經的態度，  
應酬櫻子入微的慇懃，  
他常♀解剖友情的胸襟，  
好意地借機向高田搭訕，  
但情場的位置却正相反，  
理智的防隄擋不住醋海的波瀾。

有一天蒲寧剛外出回來，  
見房門上貼一張留條：  
「霍蒲寧君！  
不和你告別地走了，  
我戴着無情的命運之鐐銬，  
祈禱你，  
永遠愉快，永遠幸福，  
高田直留別。」

高田搬走了，  
蒲寧的理智的防堤，  
却在愛情的氾濫中，  
漸々崩潰到無底。  
但當愛情的熱湯正滾到沸點，  
一種意外的魔力把他推下絕崖，  
由於一天晚上，  
便衣偵探突來帶他去問話，  
在警視廳亞細亞系的辦公室裡，  
判明霍蒲寧的思想不穩，  
該押在拘留所慢慢審訊，  
蒲寧受了三個月無辜凌辱和虐待，  
結果被野蠻的魔鬼放逐回國來。

蒲寧君！今天碰見你，  
我覺得很很慚愧……  
高田略帶顫抖的話語，  
打斷了蒲寧痛苦的沉思，  
你說的是什麼意味？  
難道以為我用仇敵的眼看待你？  
蒲寧用手按在他的肩膀，  
答話出自直覺的狐疑，  
高田癢癢着腮巴，  
用感激的語調直述那本意；  
我說的是我們的往事，

因狹隘的愛情犧牲了友誼，  
我懺悔當日懷着仇恨你的心理，  
直至看到報載你被逐回國的消息，  
我更暗地裡歡喜，  
因此我壯着胆子到旅館去看櫻子，  
以為正是用諷刺報復的時機，  
但怎知她見了我半句話也不說，  
急急的回頭向房裡躲避，  
半個月後！我忽在報上看見她的照像，  
幾行文字簡述她失蹤後，  
， 才在「江之島」的水面找到她的死屍，  
唉這個罪過哟，  
叫我怎對得你們住，  
蒲寧努力忍住淚泉的噴湧，  
這時他才恍然大悟：  
原來她早已為愛情犧牲了  
怪不得連續寄給她信沒有回復過隻字。

互相沈默了片刻，  
蒲寧好容易說下去：  
這已是過去的事情了，  
我並不把私人的怨恨放在心上，  
這要歸咎日本統治者的野蠻，  
把我放逐才使她用自殺結束了悲傷

正如許多貴國的人民，  
被強徵來中國打仗，  
使得家庭破碎了天倫之樂，  
甚至加速著飢餓和死亡，  
也許你出征來中國，  
懷着另一種思想，  
但許多殘酷的事情，  
決不會使你承認，  
侵略戰爭於一般人民，  
有絲毫的利益可享，  
然而我對你，  
也正如對貴國的一般俘虜一樣，  
決不把這殘害我們民族的罪惡，  
放在被指揮刀驅使者的身上，  
現在我倒想聽你，  
你對這次戰爭的感想。  
滿按回縮寧在對方肩膀的手，  
和另一隻手交橫在自己的胸上。

高田的眼睛放着興奮的光芒，  
臉的血潮在泛着感激的波浪，  
謝你，蒲寧君！  
我的理解不會和你兩樣，  
我被強徵到中國以來，  
一年的痛苦經驗，

那無情的壓迫，  
那奸險的欺騙，  
那殘酷的屠殺，  
那淒涼的景象，  
總之一切的一切，  
使我不忍想像，  
要是我忠實軍閥的教訓，  
我早就在圍困中自殺在沙場，  
要是我認為中華民族是自己的仇敵，  
我決不會願做俘虜丟下了槍，  
然而最使我感動的：  
貴國軍人不但不殺害我們，  
也不毆辱不仇視，  
倒像兄弟樣可親，  
使我第一次體驗到，  
中華民族的人道，文化的高尚，  
正如我見了你，  
傾聽了你的高論，  
洞察了你無底的器量，  
使我無限的感激，  
由衷地敬崇，  
但是朋友，我到底是個俘虜，  
而且又曾是異國的情敵，  
不敢妄想你無條件地寬容。

然而的確出乎高田的想像，  
蒲寧溫柔的微笑像吻着自己的嘴唇，  
伸出那隻像集中全神經的手，  
電流似地緊握住自己的掌，  
兩人的靈魂交融在沉默的空氣，  
只有急激的呼吸傳出心臟的鼓動，  
朋友，  
我們不是敵人，  
沒有私人的怨仇，  
也沒有民族的怨仇，  
橫在我們前面的怨仇，  
是日本法西斯強盜——  
人類的劊子手！  
雙方都像這樣說，  
但呼吸代替了言語音響。

1939、2、25、

### 張伯倫媒婆與達拉第小姐

慕沙里尼和希特拉，  
誠然是歐洲的強盜，  
張伯倫老太太却熱心去勾搭，  
爲的是要他們勿邪心她的腰包，  
爲的是要揩點意外的油水；

但張老太太的姿色太差了，  
頗風韻的達拉第小姐就  
助成他做媒婆的腳色，  
雖然那兩位強盜並不需要結婚，  
但他們却是最出色的嫖客，  
而達拉第小姐也並無意跟他們共訂白頭，  
只是懷着和張老太太同樣的心願，  
於是妙想折散桃園結義的『軸心』，  
把他們各個拉向『慕尼黑』的舞場，  
就在這裏作着風流的賭博：  
承認瓜分捷克！  
承認佛朗科政府！  
兩位強盜事先並沒有吃醋，  
事後更均分着巨大的贏利，  
張老太太和達拉第小姐，  
正合唱着『承認佛朗科政府』曲的時候，  
強盜們加速向西班牙開刀，  
和施行搗亂共和軍的陰謀。  
同時納粹黨旗更插上捷克，  
希特拉的妍頭匈牙利，  
也擺腿在斯洛伐克了。  
那野性的眼色又睨着波蘭癡笑，  
張老太太和達拉第小姐着慌了，  
假如那強盜的嘴再喝了

羅馬尼亞的煤油，  
橫衝直撞地大發其瘋狂，  
張老太太的乾乳房也要丟了，  
達拉第小姐的軟腿也要丟了！

一九三九，三，廿五。

## 田舍英雄

聽我說一個「田舍英雄」的故事，  
實在還有聲色過講世界偉人傳，  
且說晉南平陸縣，  
一區××村裏有個張全申，  
家有年青媳婦和兩個幼小的孩子，  
生活是這樣貧苦簡單，  
睡土炕吃小米和土麵，  
他可以像一般村民那樣，  
臨難就帶着妻子逃避到深山，  
但張全申畢竟是「田舍英雄」  
所以值得作者爲他宣揚，  
時日正是四月的某天，  
我軍一團西進迎擊來犯的敵人，  
中條山的軋搏是那樣錯綜，  
行軍是何等煩難，  
況且敵人飽受教訓也學得點聰明，  
探得我軍的行動趕快埋伏要隘間，

但最倒靨的是他們的鬼影，  
被我們這位「田舍英雄」瞥見，  
張全申雖不會讀報紙講政論，  
但他會愛自己的國家和官兵，  
他要在这最危險的關頭，  
救出千多的英勇戰士，  
他要抓住這秘密的機會，  
叫鬼子滿身迸發出色的血花，  
於是他摸着熟悉的路，  
熟悉的方向，  
把情報投到戰士們的心窩，  
我們的隊伍馬上擺陣泡製當不在話下，  
那麼張全申已盡了他的責任，  
這時他大可以濶步回家，  
可是我這首名譽的史詩，  
全靠以下壯烈的題材描寫，  
你看這位英雄多忠勇，  
他對戰士說：你們且準備，  
我再去探清楚鬼子有無變化，  
他轉身就像鷓鴣似的溜去了，  
他好容易潛入敵人的陣線，  
但不幸他只有一雙肉眼，  
顧得那邊來顧不得這邊，  
被掩蔽的敵哨一把抓住，  
在槍口的威脅下從容地走了，

鬼子以爲他是便衣偵探，  
臨時的拷問所得的是這樣的回罵，  
直你娘的鬼子王八蛋，  
老子看你們的腦袋落地像西瓜！  
忽然從四面的山脈爆出槍聲，  
狂暴的鉛兩手榴彈的鐵雹，  
把無數鬼子掃得倒栽慘叫……  
可憐張全申在敵人的潰走中，  
被殘暴的鬼子推倒，  
慌亂的刺刀往頸子挑出幾道紅流，  
還把幾顆子彈射進他的胸膛，  
張全申就這樣壯烈地犧牲，  
他成爲我們崇拜的「田舍英雄」，  
他的英勇已博得上級長官的褒揚，  
遺族應得光榮的撫恤，  
英雄也當含笑在天堂。

1939、4、30、

## 把青春向你獻上

祖國，  
我把青春向你獻上！  
往時：  
我抱着孤獨的心，  
回味情場的幻影，

並且夢想有一天，  
我也開始體驗快樂的天倫。  
但是祖國啊！  
我的生涯隨着你的命運，  
漂蕩，漂蕩，漂蕩……  
當野蠻的日本強盜，  
把你從東亞的寢牀，  
欺弄，姦淫  
斬殺，燒搶……  
我憤怒了，  
因為你是我的親娘，  
於是我像你其他的兒女，  
像那萬萬千的兄弟姊妹一樣，  
睜着仇恨的眼睛，  
朝着逞暴的魔鬼樸上！  
沒有回顧，沒有躊躇，  
從南到北，  
從後方到前方，  
要迸出親娘哺育的乳力，  
搶救被殘害着的親娘。

秋風，  
從軍衣角吹過了，  
冬雪，  
從棉帽舌飄過了。

春鳥，  
又在綠枝上歌唱，  
應和着隊伍壯健的步伐，  
應和着雄渾的喇叭的吹響；  
這愉快的歌喉，  
像讚揚我們前線反攻的英勇，  
像讚揚我們後續部隊的壯強；  
然而那綠枝，  
同時又喚起青春的感覺，  
喚起新的生命力與新的希望，  
我撫着青春的心，  
撫着波動的胸膛，  
對開始復活着的親娘，  
拉着嗓子低唱：  
「祖國，  
我把青春向你獻上！」

一九三九，九，五，洛陽

## 寡婦與木人

戰爭未滿兩年，  
日本的青年男子啊，  
已過半化了砲灰；  
恐怕靖國神社的台前，  
弔靈者的眼淚已滴到火山；

那父母的眼淚，  
    妻子的眼淚，  
為無價值的犧牲者而流，  
也為自身的悲哀而流到枯渴了。  
最可憐那無數的青年寡婦，  
在殘夢裡空撲虛幻的鬼魂；  
暴戾的軍閥，  
更使她們處那死去活來的生涯：  
或誘騙她們到前線，  
做慰勞獸兵的洩慾器；  
或強徵他們到淪陷區，  
做種♀的運送機（註一）；  
但那企圖實在太渺茫了，  
最後的覆滅已迫近眼前。  
寡婦這問題且不提吧，  
單是士兵的傷亡已夠你叫苦連天！  
可惜科學家只進步到用毒氣消滅生命，  
還未發明出生命產生在  
    機械裡面；  
這可難怪日本強盜，  
模仿製玩偶的手法，  
趕造大批木人（註二）  
運到各線來虛張聲勢。  
這裡就成了一個數學公式：

寡婦十木人＝日本法西斯的戰績。

1939、5、8、

(註一) 揭傳敵方擬徵集六萬年少寡婦送各淪陷區色化我國青年云。

(註二) 中央社訊：敵近在北平某木行定做木人數千個，上身加鐵皮，下身塗臭油，已將一部運往懷柔方面，作偽裝之用……………

## 中國的筆部隊

——獻給作家戰地訪問團

你們從後方來，  
向前線去，  
中國的筆部隊啊，  
你們開始遠征了。  
你們帶着比槍桿還堅強的筆桿，  
你們帶着比炸彈還猛烈的熱情，  
你們帶着清楚過望鏡的眼光，  
你們帶着準確過天文台的頭腦，  
去清算敵人的殘暴，  
去揭破敵人的陰謀，  
去勗勉我們忠勇的戰士，  
去鼓舞我們廣大的群眾，

而向更壯烈的砲火，  
更堅決更戰鬥，  
爭取祖國最後的勝利，  
    永遠的自由……  
你們去吧，  
英勇的筆部隊啊，  
跨過黃河，  
泛過萬重山浪，  
縱橫華北的原野，  
活躍在敵人的後方，  
舞動你們的筆桿，  
頑強地戰鬥啊，  
全國同胞將睜大眼睛，  
    各友邦也將豎起耳朵，  
    讀着你們的戰績，  
    聽着你們的凱歌，

附記：團長王禮錫氏以下作家十餘人北上戰地  
    訪問，途經洛陽握手歡談之餘，特草小  
    詩一首以爲贈。

## 我從西北來

我剛從西北來，  
朋友，你要問我，

關於前方的情況？

老寔說：

我太興奮了，  
不知道要說那一樣。

如果我籠統的說：

我軍越戰越強，  
處處都打勝仗；

或則說：

戰區上不分你我的派別，  
正同軍民一樣團結，一樣合作在一條戰線上。

那恐怕你又嫌太抽象，

不過我倒想說出另一種感想，

朋友啊，

當我吃着白滑的大米飯的時候：

想起前方的將士只死到沒有油鹽味的蔬菜，

和粗糙的黑饑、小米湯……

當我感覺着該穿厚棉衣，

想到許多兵士還是一條薄毯子，

穿着破舊的軍裝單衣；

尤其是這物價飛漲的時候，

我用着塊多錢買來的一把牙刷，

想起有些戰士們連一條手巾也買不上。

朋友，假如你是個富翁，

我要勸你打開你的腰包，

用你的鈔票去買些必需品，  
火速送到前方，  
就算你是個窮光蛋，  
我也希望你，  
敲你的親戚朋友的竹槓……  
朋友，我的神經實在太興奮了，  
不要怪我吐不出一句寒暄。

1939、10、22、于貴陽途次

## 別 母

媽：

①你哭什麼呀？！  
我要去了，  
戰友等着我，  
要和我一同上火線，  
殺鬼子哪。  
你不是常罵道：  
可惡的鬼子！  
我的親戚有什麼罪呀？  
你炸毀他們的房舍，  
還炸死兩個小娃娃，  
你這斬千刀的，  
滅子絕孫的死冤家！  
鬼子是要殺他媽的，

如果讓他橫行下去，  
媽媽，咱們也活不了啦，  
媽媽：

你想々吧！

咱們的親戚流離失所，  
這仇要報呀！  
還有比咱親戚更慘的同胞，  
也要替他們報仇呀！

②媽々：

你想々吧

牛大叔在暹羅做生意多好呢  
但因排華被逐回家，  
吃穿也沒有辦法啊！  
這不是洋鬼欺負咱中國的人嗎？  
咱們要給他媽的顏色看看，  
第一要趕走日本鬼子！

媽々：

你哭什麼呀！

我要去了！

你說我是你最疼愛的兒子，  
但我也也是國家需要的兵員呀，

③國家被踏踢得這個模樣，  
如果不殺他媽的回老家，  
咱們不是要做他媽的驢子嗎？

媽々：  
我要去了，  
打勝仗我就回家來看你，  
萬一我有什麼長短，  
你也不要哭呀！

1939、11、16、

## 呼喚你的永生

—紀念魯迅逝世四週年—

你死了已四年了，  
但你的聲音  
却清楚地 在書本上叫响；  
永遠叫响在我們的耳朵，  
傳及我們的子孫的子孫。  
你尖銳的深刻的語言，  
使仇人感到又恨又癢，  
使我們感到興奮快暢！  
你死了已四年了  
但你的精神，  
永遠像太陽樣放射着光芒。  
你毫不容情地，  
對仇人報以七首和投槍；  
你更以熱愛的心腸，  
指引我們走向光明的前方。

你好像並沒有死，  
雖然我們每年今天，  
用追悼呼喚你的永生。

1939、10、15、

## 愛與恨

朋友，  
當你和你的情人，  
度着甜蜜的日子，  
你會感覺到，  
每一秒鐘，  
「愛」在你的胸膛，  
彈着銷魂的琴絃？  
朋友，  
當你的情人，  
投到別人的懷抱，  
你會感覺到，  
每一秒鐘，  
「恨」在你的心頭，  
扭着斷腸的絞刑，  
但是，朋友，  
假如你想々我們的戰士，  
爲民族生存獻出生命，  
你應該覺悟到，

每一點氣力一個金錢，  
「愛」在那裡伸開翼膀，  
飛到我們戰士的眼前，  
朋友哟，  
假如你想々我們的敵人，  
怎樣殘暴地摧殘我們的國家，  
你應該覺悟到，  
每一個血輪一息呼吸，  
「恨」在那裏插上刺刀  
戮向我們敵人的咽喉。

1939、12、29、

## 夢

我不知道徘徊在什麼地方，  
突然迎頭走來了一個人。  
他黝黑的臉上：  
綻開牽牛花似的笑容。  
他用力地拍々我的肩膀，  
又用那粗大的掌巴緊握我的手；  
「朋友，你在這裡想什麼？  
你還認得我嗎？」  
我凝視他雪白的牙齒，  
那特徵爲我找出了記憶：  
他是朝鮮義勇隊的一員，

他曾告訴我活動在敵後的情況；  
這次偶然的認識，  
他正趕程走向火線上。

「再見，朋友！

我們將在鴨綠江邊再握手！」

他豪情地揮一揮臂膀走了，

我望着他浴着陽光的背影，

小小地，一個逗點似的消失在山崗。

哦，我們又見面了，

這兒是不是鴨綠江啊？

我心裡疑惑地想，

正要問他，却又滾來他的聲浪：

『親愛的同志：

你想什麼呀？

你這樣憂鬱的模樣！

你不是說過：

「你為中國的民族解放，

獻出生命與熱情；

我也要為朝鮮的自由與獨立，

捐身於正義的鬪爭！」

可是你現在的姿態，

却和從前的兩樣。

而且你正彷徨於絕崖的邊緣，

莫不是你作自殺的打想？」

我猛然地抬起頭，  
瘋狂地抱合着他的胸膛，  
就深深地吻上他的眉尖，  
一股冷氣冰醒了我的心，  
一線曙光拉開我空虛的眼簾……

## 讓我再想起你

讓我再想起你，  
美麗的白燕啣！  
你會以極度的熱情，  
鼓勵我向前奮鬥，  
你會以柔婉的言語，  
慰藉我颼流的苦痛；  
我常々記起你贈別詩的末句：  
讓我向你說聲「再會有期」！

可是一年過去又一年，  
我在轟炸下留着，  
為工作而奔忙的足印；  
為了實現我更大的志願，  
我悄悄地踏上數千里的征途，  
後來我告訴你；  
我已到了最艱苦的戰場。

半年後才接到你的來信，  
你說你已離開了學校和家庭，  
正流動着做那救亡的巡教工作。  
你說你有生以來沒有吃過這種苦頭，  
但也有生以來未曾有過這樣的快樂！  
因為你認識更多的事物，  
    學取更多的知識，  
尤其是為國家盡義務的素願，  
已付價在一年的時間。  
可是你向傷我感地說道：  
唉，我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  
延長到能和你見面的一天，  
因為敵人有隨時毀滅這裡的可能，  
何況我已是幾次轟炸下的餘生；  
而且到處都是漫天烽火，  
    我們遠隔在萬里關山！

但是已大半年不知道你的消息，  
不管幾度追尋探問都沒有回聲；  
當我輾轉到西南的山城，  
戰火也蔓延到你故鄉的四邊，  
我痛苦地放開印象的鏡頭，  
對映着記憶的把幕：  
    我重新細看你活潑的姿態，  
    凝視你蛋形臉上兩顆膩媚的笑渦；

還有那洋溢着年少敏感的，  
放射純潔的智慧之光的眼睛；  
還有那溫柔而清婉的，  
從櫻桃樣的唇間流出的語韻；  
還有那你走過我身邊時，  
總是抑揚地唱出的歌聲……

白燕啊，  
讓我再想起你，  
你會以極度的熱情，  
鼓勵我向前奮鬥，  
你會以柔婉的言語，  
慰藉我颼流的苦痛；  
雖然你在烽火的包圍中，  
雖然我不知道你的行踪；  
而且我依然過着流離的生活，  
即使你還是活在東南的一角，  
我却不能通過敵人的封鎖，  
投到你闊別數年的身邊。

哦，白燕啊，  
讓我再想起你，  
用你的熱情與言語，  
來壯旺我的生命；  
我要把戰鬪中的收穫，  
來做獻給你的紀念品！

一九三九，十二，十九

## 我死了也不要棺材

我死了也不要棺材，  
只要有一抔自由的青土，  
或一泓自由的綠湖；  
把我赤條條地葬埋，  
或乾々淨々地沉下水底；  
我的靈魂都享到一種清福：  
或聞々土的溫熱，  
或嘗々水的清涼。  
要是我生前做了奴隸，  
願以叛徒的屍體任由化灰於火葬場；  
因為恐怕我的朋友，

    或我的愛人找着我的坟墓  
徒然用眼淚喚起我的悲傷。  
但我希望有錢備棺材的人，  
贈我一把劍和一枝槍，  
甚至贈及我的朋友  
    乃至願意為國效命的弟兄。

活着回來時，  
我可獻給他凱旋的微笑，  
死在火線上，  
我也感謝使我和戰友，  
共埋在名譽的墳場。  
噯，假如我這樣平凡地死了

我一定不需要棺材，  
但願有錢的人贈我劍和槍……  
使我給殘殺者以血的教訓，  
憑我的武器勇敢戰鬥，  
也勇敢地犧牲。

1940、1、7、

## 心 曲

我應該分担，  
無數人的眼淚，  
無數人的呻吟，  
無數人的飢餓，  
無數人的怨仇，  
我還有年青的壯軀，  
冒着火燄的生命，  
我應該爲了那，  
爲了侵略者無止境的，  
摧殘壓迫害，  
所堆積着的一切仇恨與血債，  
在炮火中，  
去添上戰士隊列的一枝槍劍，  
在鋤頭與鐮刀之間，  
去添上赤膀叢裡的一個拳頭，

在担架與救護的隊伍裡，  
去添上一個熱發的肩膀，  
我未死，  
應當作爲一個真正的人，  
    咬住痛苦活着，  
    吐出怒氣戰鬥，  
我死吧，  
我應當作爲一個真正的人，  
    帶着無數人的悲哀死去，  
    帶着敵人憎恨死去。  
我活，  
我死，  
都應該爲着分担，  
    無數人被壓迫的痛苦，  
    爲着分嘗，  
解除壓迫後的自由與快樂，  
獻出這年青的壯軀，  
    這冒着火燄的生命！

1940、1、13、

再會吧，昆明！

再會吧，昆明！  
圓通山頭，

蔓草正鋪着錦茵，  
翠瑚堤上，  
楊柳正曳着綠鞭，  
我走了，  
這兒的春光春色，  
並非爲我在鬪艷爭妍！  
我雖然想以鬪士的精神，  
在文化的火犁上多活動一天，  
但是我一粒汗珠換不到一粒白米，  
火酒也不能消除我無限的煩愁，  
我沒有留戀，  
有的只是幾脉溫熱的友情，  
我沒有哀號  
只有兩行血淚爲同命運者而傾流

×

×

昆明，再會吧！  
你這多色多樣的山城，  
不歡迎我來，  
也不歡送我走，  
但你贈給我一個永遠的紀念：  
你以溫柔的氣息，  
喚起我奮鬥的精神；  
你以生活的鐵鞭，  
抽動我勤勞的肌筋；

我在你的懷抱這樣地，  
嚙着辛酸耻辱……  
也嚼着親友們的情熱與歡欣，  
度過了三個多月的時辰。  
但是我終要走了，  
當這明媚的初春，  
正是我不能再逗留的時候。  
再會吧，  
你這多色多樣的山城！  
當我再來到你的跟前：  
也許是炎夏，  
也許是秋冬，  
但一定不又是這個春天。

1940、2、28、

## 詩友的結婚

—寄賀蒲風與謝培真伉儷—

我像一匹野馬，  
滿身汗珠，  
到處奔馳，  
有時也停足，  
憶起一切伴侶，  
但風沙打斷了幻想，

離散的姿影我無力去追尋，  
蒲風，當我從西北的高原，  
跳到西南的山野，  
當我正凝視稻田的綠浪，  
當我正玩賞枝頭的飛鳥，  
眼前忽飛到友人的航信，  
他說你囑他轉告我，  
你已和謝培貞在梅縣築起春巢，  
我的心臟像蕩在浪頂，  
驚喜與自我複雜的情緒，  
    在濺着水花，  
    潑向東南的天涯，  
培貞的面影那樣鮮明地，  
    幻現在教室座列的前頭，  
但年輪已轉去幾年的時光，  
你們却暗々地在絞着愛情的紅繩，  
今天，她真像一隻「白鴿」（註）  
從家鄉飛到你的身邊，  
一種永恆的熱情，  
加上勇敢的毅力，  
人類的理想，  
往往是這樣實現，  
蒲風啊培貞啊，  
視你倆在自由結合的基點，

共同擔起歷史賦予的重担，  
上帝需要亞當與夏娃  
蕃殖人類的存續，  
祖國需要你倆，  
用熱血與戰鬪去爭取解放，  
讓我嚙口青草，  
豎起耳朵聽東風送來喜音，  
重々高山，  
悠々遠水，  
何日何年，  
我重見到你倆的儼影？！

(註)「白鴿」蒲風爲謝君起的筆名

1940、2、27、于滇晉寧金山寺

## 友 情

有人說友情僅次於愛情，  
但我却覺得崇高的友情，  
比單純愛情更深刻，  
更溫熱內在的生命。  
愛情在「性」的河床泛起波浪，  
友情在「心」的圓周放出光芒；  
愛情給你以甜蜜，  
也給你以痛苦；

友情給你以熱力，  
更給你以光明。  
當我受難在海外，  
我深深感到許些朋友，  
伸出了溫熱的援手；  
當我走過異國牢獄的鐵門，  
一個正義的戰士親切地，  
喚起我的名字，  
我不管監卒報以痛辣的耳光，  
站立着以微笑以凝視，  
招呼他的陰暗中的面影。  
而且他當年除文書贈給，  
我的生動而遒勁的題詞，  
出我的記憶複寫在我的眼前：  
我們要爭取，  
自由與愛的世界！（註一）  
還有一位殖民地的青年，  
從亞熱帶的孤島飄來，  
用他瘦弱而又有勁的手，  
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掌腕告別：  
我要回去了，  
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見：  
早日離開這魔鬼的地盤，  
投回你祖國溫暖的懷抱。

何況你的祖國在苦難與掙扎中，  
正需要你獻出一點力量！  
再見吧，我們將在大陸上攜手！（註二）  
我生平一切快樂與痛苦，  
    都可以淡淡地遺忘，  
但這些友情的形象與聲音，  
却永遠鮮明地幻現在眼前，  
    永遠嘹唳地响在耳畔；  
使我在顛躓中挺直脚跟，  
使我在疲倦中秘擻精神。  
『友情』在我的生命裡，  
輪轉着最強有力的血球。

1940、11、24、

（註一）指日本無政府主義領袖植村諦聞一九三五年秋末他及其夫人同黨等被檢舉，詳情見我小說集「慘別」中「七七」事變前尚接被邦友人告及他仍在獄中，一度瘋狂過。

（註二）指一位姓賴的臺灣進步文學青年作者

## 你們走在我的前頭

——戰地戀曲

你們走在我的前頭，  
    比我更天真更活潑；

更有青春的氣力，  
更有血氣的勇敢；  
在烽火中歌唱，  
在烽火中戰鬪。  
荒僻的村舍，  
不毛的山巒，  
像在歌聲中舞動；  
純樸的農夫，  
稚氣的孩童，  
在呼招中揮起剛強的臂膀。  
你們從這邊走到那邊，  
像一支鐵犁翻起土浪；  
軍隊和民衆，  
在你們的犁前跳起，  
又在你們的犁後溶合。  
我雖也在你們的中間，  
但却像個捉泥虫的頑童，  
並不是爲了貪饕泥虫的瘦肉，  
而是因我拼不出像你們，  
那麼多的血汗與力量。  
雖然你們以歡笑，以歌唱，  
呼喚我上前走在你們的前面。  
我却疲乏地跌下了泥沼，  
當我爬起來，抖々身上的泥污，

你們已遠々地走了，  
你們就這樣遠々地走在我的前頭。  
我竟貪吃了無賴漢一顆柿子，  
休息在落葉飄々の樹下。

1940、11、26、

## 我聽見你的嘆息

——致日本詩友小熊秀雄，  
幾年了，  
戰爭割斷我們的訊息。  
我不知道你，  
在恐怖的島國怎樣生活！  
平時你已是那樣貧困，  
雖然你是一個最多產的詩人，  
但你還靠一種出自心裁的手藝，  
造些玩具換錢來糊口。  
有時飢餓激起你的憤恨，  
故意喝酒找警察的麻煩，  
於是在鐵窗裡可嚙々，  
強塞肚皮的粗糙辦當（註一）；  
當然你並不願意做個無期囚犯，  
因為妻子和兒女的活命要靠你的筆桿。  
一恢復了自由，

你又製作「饒舌」的詩篇，  
有一次「高圓寺」WUEI喫茶店裡，  
你興奮地拍拍我的肩膀說：  
    ∕用我們的筆饒舌吧，  
我們每天至少要寫兩篇！∕  
你會以驚人的長篇震動了詩壇，  
可是你的短篇也那樣尖銳精悍，  
你高歌中國草原戰士的英勇！  
也低吟朝鮮婦女的憂傷。  
你奇妙地想出創作的新形式，  
我倆合作的∕明信片詩集∕做了一種貢獻。  
可是你憎恨你的祖國，  
夢想神州大陸開發你的詩情；  
你竟像一個好奇的孩子，  
到處去籌措盤錢，  
要和我一同飄流到東海之西邊；  
然而你只有空着兩手回來，  
我也被迫離開了東京；  
從此我們遠∕地隔離，  
隔離在海角與天涯！  
也許你想不到我，  
參加祖國神聖的抗戰，  
認識貴國軍閥的殘酷與野蠻，  
忍看貴國人民當砲灰的卑賤！

我憶想你和異邦的朋友，  
即使不被送上沙場，  
活得也許比上吊還悽慘！  
果然我看到你們的「東京短信」（註二）  
放出了這樣的呻吟：  
「向觀音娘娘祈禱吧，  
一動手肚子就餓了，  
沒有香煙的日子，  
有如牢獄，  
沒有飯吃的日子，  
有如死去呀。  
啊，我聽見你的嘆息，  
從悲涼的島國傳到我的耳畔。  
小熊秀雄喲，  
你們不需要祈禱觀音娘娘，  
把餓軟了的拳頭揮出火星吧！」

1940、11、26、

（註一）用很薄的木料製成的方形盒子，內盛白飯和一些醃菜供旅行者作食用，拘留所也供給此種糧食但較市場出賣者粗劣得多。

（註二）見「中國詩壇」新五期林煥平譯。

春又來了

春又來了，  
你看那發綠的枝頭，  
你看那燕子在築巢，  
春又來了，  
春帶來了新的氣息，  
帶來了溫熱的血潮，  
你問那東風，  
吹綠了復活的土地多少，  
你問那燕子，  
聽到幾多前方勝利的捷報，  
東風說道：  
    // 許多收復的失地，  
敵人的血跡也長起了綠苗，  
破毀了的村莊，  
青的煙繞着國旗飄々，  
燕子也說道：  
    // 我飛遍了江南，也飛過萬里城頭，  
我看見血的迸流，  
我聽見勝利的呼叫，  
要你們快加強了後援，  
國旗就要聽到長白山頭，//  
春又來了，  
東風吹綠了復活的土地，  
燕子帶來勝利的捷報，

1941、1、14、

## 紅 豆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擷取，  
此物最相思」  
——王維，  
你是產自江南，  
千古的相思種。  
一顆顆紅心，  
轉到這山國的市場：  
你也變成金錢的俘虜，  
玩弄在閑情的指掌；  
我幾次想買來一顆，  
又恐你牽斷我的愁腸。  
我想問你：  
多少血紅的心，  
破碎在江南的故鄉？！  
我又想問你，  
跳出砲火飄零此地，  
心窩嚙着多少酸淚？！  
但我生怕不多情的苦訴，  
撩起我淪落天涯的悲傷；  
請恕我對你凝視與蹣跚，

因為我的心有如你一樣寂寞淒涼！

## 懷想故鄉

故鄉啊！

我生平對你沒有什麼依戀，  
也許由於我連年累月地飄泊他方。  
馬山麓下的家庭弟妹長大多少尺寸？  
南極熱島上的父親已否滿頭秋霜？  
我也無法猜想，  
連音訊也那樣渺茫。

但是故鄉啊！

自從你變成了戰場，  
我却對你深深的回想，  
回想你在我少年時代的模樣。  
是的，我在你的懷抱裡長大，  
而且在「加拿大」式的校裡受了教養，  
「小廣州」的縣城曾奔流過我的熱情，  
顯現過我的活躍，孵育了我的思想。  
五年濶別歸來也算再見到你一面，  
雖然你的顏色有點改變，  
但你還是保持着現在都市的典型。  
你在粵南之南，  
你在洋海之濱，

雖然常受強盜海空的威脅，  
但你却數年來保持領土的完整。  
當年我祝福着你而又匆匆告別，  
又走上了遙遠的征程，  
把孤獨的身子投向廣大的人群！  
投向西北滾烈的烽煙！  
然而如今只隔千里山川，  
却比幾萬里還遙遠；  
我要向那裏飛渡，  
去看看你三度劫後的創傷？！  
我要寄贈什麼，  
去慰勞英勇殺敵的英雄？！  
故鄉啊！  
東洋野獸還在你的四邊跳梁，  
你雖然獲得幾次光榮的勝利，  
但還須堅苦地戰鬥握緊刀槍，  
在遼潤的海濱：  
在連綿的山嶺：  
爲敵人握到最後一個墳場！  
我將再見到你時可觀賞，  
血肉滋長起最佳麗的風光！

1941、4、9、

## 寄南江

——爲「江南文藝」的誕生而作，  
江南，  
你是古來最美麗的名詞，  
在那豐饒的土地上，  
蕃殖着萬物的光輝的種子，  
撩動世世代代的騷客詩人，  
詠嘆自然之無限的美與神奇，  
當這明媚的春天，  
當這草長蝶飛的季節裡，  
走遍天涯也找不出  
那塊富有幻想的如錦的土地，  
但是呀，  
幾年來的東洋魔鬼，  
在那裡表演着毀滅的把戲，  
用臭黯的硝煙，  
抹蔚藍的天污水，  
用猛烈的火燄，  
把壯麗的家園燒成廢墟，  
用血腥與屍骸，  
塗壓了遍野的嫩芽與蓓蕾……  
江南——  
變成最殘酷的屠場，  
然而在這屠場的四處，  
楚越的健兒顯示歷史傳統的英勇

爲了他們家園，  
爲了他們的妻子和兒女，  
爲了國族的永存，  
爲了爭取獨立與自由的光榮，  
拼出最大的膂力，  
揮舞各式的刀槍，  
對這殘暴的魔鬼，  
辰門決死的鬪爭，  
如此拼過一月又一年，  
月月年年拚得魔鬼做着殘喘，  
當我東望着數千里的雲天，  
正是空前的捷報喚起感情的狂滾，  
而且當我傾聽着江南文化播種者的呼聲，  
幻想着無數筆桿在那裡彫塑新生的靈魂，  
我嘆息沒有費長房的法術，  
不能馬上飛到那英勇活潑的兄弟之間，  
即使要我做一頭水牛，  
我也願意拖犁翻耕自由的田土，  
現在我只有做着美妙的幻想，  
等我回到江南的故鄉，  
擁抱遍野美麗的絢燦的花朵，  
用狂喜的眼淚，  
滴響馥郁的花心，

1941、4、17、於濱宣威

## 壯 行

——寄贈張徹

戰爭破碎了，  
人間之最美麗的夢，  
最多彩的幻想，  
特別是詩情與畫意的江南，  
江南湖畔的故鄉，  
青年那個沒有SeNTIMeNTAL的眼淚，  
而你却抹着汗水邁步到中原，  
到西南崎嶇山野間的城莊，  
爲了祖國的復活，  
爲了民族的更生，  
在「人民之角號」的隊列裡，  
獻出高音的喉藝術的靈魂，  
你，年青的歌者，  
更懷着熾烈的鬪志，  
神往風沙冰雪的高原，  
爲了鍛鍊燕越男兒的身手，  
爲了揮舞拜倫的利劍，  
趁這濃滾的血輪，  
趁這濃烈的烽煙，  
你，年青的朋友，  
正義與真理誘引你上前，

我雖然沒有見過你的姿影，  
但你自我的輕描使我看到你的全面，  
我興味地幻想着，  
你的長髮飄在馬鬃上，  
好像箭羽一樣，  
射過廣漠的高原……

4、25、

### 家破人亡者的歌

流離者雖沒有過鄉愁，  
但他却瀉瀉瀝瀝弔家園的眼淚，  
眼淚是心頭噴火口的溶液，  
是靈魂怒吼的飛沫。  
在法西斯幾度的火爐中，  
萬里外夢通無路的故鄉底面影啊！  
姐妹兄弟朋友……  
無由探問離散與存亡的真相。  
他曾爲了忠實於歷史的使命，  
他曾爲了獻身於戰鬪，  
獻身於祖國災害的烽火里，  
雖多年濶別歸來的匆促重逢的片刻：  
沒有留下多句言語沒有滴下多點感情，  
又匆促地揮別了你們，

讓背影消失在地平線的剎那，  
拉斷你們脉脉依戀的藕絲。  
一年兩年……四年五年……  
他在遼廣的空間，  
在祖國殘破的軀體上：  
呼吸着血腥與硝煙的氣島，  
僅存的破衣披滿僕僕的風塵。  
雖然他已從隊伍中出來，  
但更廣汎地走向人群；  
雖然他不能盡武人的職分，  
但他沒有一刻放棄過靈魂的喇叭。  
他永不夢想造成自己的桂冠，  
但却理想着在廢墟上築起現代MUSE的寶座。  
因而他期待着一個工程者的技藝，  
換取你們象徵祖國解放勝利的微笑；  
但彌凱安傑羅(MICHELANGELO)半工的彫像  
還未出現，  
你們却已備受東洋撒旦暴亂的塗炭。  
那一生未享過親子情愛的老父，  
又正像浮在湯滾中的一個沸泡上，  
迷在南太平洋烽火的圈層裡。  
兒子聽不見父親的呼喊，  
父親看不見兒子的眼淚；  
他透底地嘗到『家破人亡』的苦味，

也真正地憤怒到全個心臟的破碎；  
只有連串的聲音敲響他的靈魂；  
只從個人的苦痛推想百萬人的苦痛，  
把個人的仇恨結合千萬人的仇恨；  
點起你的火把匯合火把的洪流，  
照清仇恨的賬目逐一去清算！  
失去了家的人，  
要同戰鬥去享受祖國復活的悲歡！

1941、1、13、

### 在國境外索還血債

我們輕裝的鋼鐵將士，  
飛越數千里高原的鉄騎；  
那數年來浴血，  
戰鬥在祖國沙場的，  
最精銳的武裝，  
都像洪水一樣，  
    像巨蟒一樣，  
爬過煙瘴迷漫的，  
西南邊塞的高嶺急流，  
挺起忽必烈英的胸脯，  
雄視孟加拉灣，  
    暹羅灣上瀾漫的烽煙。  
儘管東洋的海盜怎樣猖狂，

儘管菲律賓，馬來亞，婆羅洲……  
蔽空的椰林，擎天的橡樹，  
在彈雨砲風中飛舞；  
儘管這熱帶的海洋，  
變成藥氣蒸騰的沸湯；  
但牠——日本法西斯的暴徒，  
不能夠掙得脫，  
A. B. C. D集團的鏈環：  
叫牠的頸子吊在赤道線上，  
叫牠的毛腿在地獄第九圈里亂滾！  
我們要把鏈環扣得更緊，  
先把軸心一個魔鬼埋葬在東方。  
我們是四個鏈環的一環；  
我們的這一環在祖國的各條戰線上，  
    纏傷過牠的一隻泥腿；  
經過無數次鉄與血的鍛鍊，  
已鍛鍊得比鋼鉄還強！  
現在挺立在國境外的原野，  
鷹視着魔鬼猖狂的步武。  
只怕他縮回牠的龜頭，  
不怕他爬上陸地的邊疆；  
我們不惜踏破萬里的崎嶇，  
正爲着在國境外，  
把血債算清賬！

何況我們的左右，  
敵人的四周：  
有着我們的友軍，  
揮掄着堅強的臂膀。  
我們不嫌牠的骨頭太重，  
只怕牠的肌肉不夠胖，  
只怕牠吊着斗胆的那心肺，  
貯藏的血液稀少而骯髒，  
時候到了，  
挺立在國境外的勇士們，  
快用急速的彈丸結算血債的賬單！

1942、1、27、

## 悲 歌

碧瀟啊！  
我的痛楚的心，  
麻木了我的手指；  
我的酸淚，  
灑濕了襟頭；  
我不知怎樣給你寫幾句回音，  
當我讀了你的來信的時候。  
你的破碎的家，  
和死於逃亡途中的祖父，  
給你結成了病網嗎？

或則我的殘忍的苦勸使你斷腸？  
（雖然你病倒不只一次，但不像這次說得那樣  
淒涼！）

我何嘗不想爲自己的幸福，  
把生命永浸在你的温情？  
我何嘗不知道你比瑪利亞更貞潔的骨肉，  
永遠光輝地照耀我的靈魂？

然而你的腳脛套着大家庭的鐵索，  
你獨珠的身軀更不能伴隨我漂泊。  
何況我是個戰火爆出的一粒孤星，  
落魄萬里外的孤鶴！

但我未曾爲自己的苦難呻吟，  
却爲你的不幸忍受失眠的苦刑！  
是的，我們別後已六年，  
六年，二千一百九十天！

（普通的一生，不過八九倍牠的時間）  
在這當中，我不知幾次，  
勸你不要爲我消損你的青春，  
而你，你的痛苦的嘆息呀！  
一針一針戳破我的心靈：

／只要一息尙存，除了以最低的力量，  
向環境掙扎外，一切也唯有聽之自然。  
難道你，你的無底的深情，  
前生就帶來了林黛玉的苦根？！

我們僅相處過半年，  
（在封建的氛圍裡我們嚴守師生的界綫）  
沒有過擁抱與接吻！  
甚至甜蜜的言語半句也沒有流出過嘴唇；  
我只從你暗送的海棠花，  
（這花具有 I LOVE yOu 的意味）  
和能言的眼睛了解你的愛情。  
爲了不想耽誤你年少的生命的長成，  
我悄悄地離開秀麗底閩江的口岸；  
以後無情的戰火，  
又把我迫走得越遠。  
我爲了使你把我遺忘，  
像一個殘夢消失在酒醉的惺忪；  
曾忍痛一年間連信也不給你寫一封，  
可是你被劫的家園又引起了我的關心，  
理智不能壓止我探問你的死生。  
當我知道你還幸存在人間，  
忍着悲痛勸你忘却舊的憧憬，  
開拓新的人生；  
我又特意描寫自己的蒼老，  
和態度全然的改變。  
而你的解釋，使我啞然；  
// 但那一個人，  
能永遠保持着黃金色的青春呢？ //

〃人即使老了，

還有一顆永遠青春的心存在哩。〃

碧滴呀，你這個純靈魂的女神！

你的靈魂的美麗呀，

正如你的絕倫的容顏。

然而我却是個現實主義者，

不絕地面向苦難的戰鬥員。

假如此生尚有重逢的一天，

恐怕已是一頭斑白的殘年！

1942、3、30、夜、于寶豐菴

## 空中進行曲

我們是鐵的飛鷹，

在無邊的天空翱翔，

剪破銀色的流雲，

掠過點々的星光，

馬達在胸前歌唱，

翅膀自由地縱橫，

× × × ×

我們是天空的將士，

天神比不上我們高強，

爲自由保衛國土，

爲正義打倒人類的魔王，

翅膀挾着一排々的炸彈，

背上架起一挺機槍，

×        ×        ×        ×

只要號槍放响，

我們帶着神聖的命令到天上

沸騰地熱情無敵的胆量，

忘却自己，只記得鬪爭，

讓炸彈喚起山崩海嘯，

把抵抗的鉄島噴成火珠滾降，

不達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不放鬆空中的戰場，

×        ×        ×        ×

我們是鉄的飛鷹，

在無邊的天空翱翔，

剪破銀色的流雲，

掠過点点的星光，

馬達在胸前歌唱，

翅膀自由地縱橫，

### 請你再彈一曲

請你再彈一曲，

我的心有網琴一樣的彈簧。

寂寞與孤獨會侵蝕了青春，

甚至整個有為的生命。

我的心要跳；

我的血要奔流，  
要求着音樂的感應，  
    鞭策驚怠了的靈魂，  
像蒙古的野馬，  
    馳向銀海樣的沙漠，  
    馳向遼廣的平原……  
請你再彈一曲，  
我的心有鋼琴一樣的彈簧，  
因我的呼吸厭煩了，  
    一切市場塵埃，  
虛榮勢利的氛圍；  
我的眼睛也眩花於，  
    沉迷的醜態，  
    無聊的笑談，  
一切狂妄與無耻……  
在血汗與眼淚上鬪艷的幻花啊！  
請再在鍵子上，  
    跳舞你的指尖，  
我的心彈簧會應着奏响。  
請你再彈一曲，  
為了使我困僵了的心，  
    回復了溫熱，回復了跳動，  
使我全身的血脈，  
    像暴風雨中的電鞭，

抽撻自己的靈魂，  
    昇起生的火焰，  
為着有火焰的生，  
戰鬥在人生最廣最高的沙場！

### 聽我歌一曲

聽我歌一曲，  
    也許是最後的一回，  
昆明哟，  
    永遠薄寒與微溫的山城！  
我在你的懷抱，  
好像一場幻夢地，  
送過了幾度媚人的春光，  
如今，翠湖的柳枝，  
正想要拍出綠芽的時候，  
我要走了，  
走向遙遠的江南。  
聽我歌一曲，  
    也許是最後的一回，  
昆明哟，  
維繫西南前哨的堡壘，  
我在你畸形地繁榮的一面，  
忍受流離的痛苦，  
不為飢寒的壓迫

鬆弛過爲正義嘔吐心靈的呼聲，  
雖然我力量那樣微小，  
但許多的，許多的  
同爲真理而戰鬥的生命，  
在我的血流裡起着共鳴的感應。  
但是，一切朋友，和摯愛的青年，  
別了，在這草木快要抽綠的春天。

聽我歌一曲，

也許是最後的一回，

昆明哟，

「四季無寒暑」（註一）的西南的高原  
我從來沒有留戀過一個地方，

即使是我的亞熱帶的故鄉。

因爲我是一個不夢想桂冠的歌者，  
背負人類的痛苦而戰鬥的漂泊人，  
行腳僧般的生涯，

儘管像寒星點映着無垠的沙漠

但人生的最後只擁有一抔黃土，

爲自由去犧牲一切的靈魂，

即使一剎那的生存也感到最高的快樂，

聽我歌一曲，

也許是最後的一回，

昆明哟，

流過「孔雀胆」(註二)悲艷故事的城池  
許多暴發戶感激你展開生黃金蛋的市場，  
但我却感激你溫室裡的空氣，  
不用添甚麼衣裝，  
過了一冬又一冬，  
不感到冰背與僵指，  
勤苦了晝夜與四季……  
但是我終至要走了，  
走向遙遠的江南。

.1944.1.9.夜

(註一) 昆明流行語：// 四季無寒暑，一雨便  
成冬。//

(註二) 請參閱郭沫若氏在「文學創作」二期  
發表的「孔雀胆」劇本

## 青春解

青春是寶貴的，  
因為人生轉眼就要白頭。  
那麼你就陶醉於  
細胞狂熱的顫動，  
作性的賭博的遊戲，  
金錢與乳峰跳舞的迷離，  
算是愛惜青春，  
享樂青春的最後好玩意？

( 74. )

這不比生物的「發洩」更單純，  
也不比花柳巷陌高尚幾許；  
這種青春的生命，

並沒有顯出青春的價值。

羅密歐與朱麗葉(註一)僅是一宵的歡情；  
但丁與貝亞德(註二)僅是兩次無語之面緣，  
納爾遜與愛瑪(註三)曲折在矛盾的悲劇里；  
卡爾與燕尼(註四)輾轉於人生的艱途；  
還有那許多歷史上輝煌的故事，  
千古地閃耀着青春與愛情的最高意義。  
你們還年青，愛惜青春(最有價值的青春)  
即使是年老而有童心的人，  
應用青春之力作人生的創造。  
當殘酷枷鎖還套在民族的身上，  
當我們還未追捉住高度文化的微塵，  
每個有靈魂的青年，  
應該爲大我生存獻出他的生命！  
在這世界苦難的戰鬪裡，  
就在我們國境外的遠近，  
同樣爲爭取自由與幸福的人們，  
每天千々萬々把寶貴的青春，  
拋入戰爭劇烈的渦漩！

(註一)「羅密歐與朱麗葉」爲莎士比亞有名的

悲劇之一。電影中譯名「鑄情」

(註二) 一般人認為但丁完成那偉大的著作「神曲」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追戀死去的貝亞德。

(註三) 擊破拿破崙海軍的英國大將納爾遜和漢彌登夫人（即愛瑪）的故事，電影名英雄與美人」描出愛瑪怎樣幫助英雄的成功，而到後，自身落得飄零淒慘的悲劇。

(註四) 見馬克斯傳。

1944、1、10、

## 桃江夜曲

我從萬里外的邊陲，  
來到這新贛南的小城，  
桃江像一個娟秀的村姑，  
呵着涼氣吹落我的征塵，  
那又寬又長的嘉定橋，  
是她的新式的腰帶，  
兩岸繁綠的林木，  
是她的美麗的褥子的花邊。  
我漫步在那新式的腰帶上，  
靜々地悠然地抬望那  
一輪金色的圓月，點々星光，

輕鬆的心在做着種種幻想。  
我又俯視桃江新浴後，  
豐美而曲線的金底肉體，  
應着幾分淘氣的呼吸，  
婀娜地在蠕動°  
腰帶的節孔處斷續地，  
傳來她的輕笑的餘韻，  
分明地向我這陌生的客人，  
暗語着新鮮的故事。  
／我雖然是個村姑，  
但我漸々地摩登，  
這裡沒有大都市的腐敗，  
一切在廢墟上科學化地新生，  
這裡不容許存在人壓迫人，  
人剝削人，  
壞痞子傷害好漢，  
官僚土豪勾結劣紳，  
／這裡只講求新的建設，  
新的生活，  
在民主政治的領導下，  
建築新中國的發展的基礎。  
當年被骨肉相殘，  
濺在我身上的血跡，  
都已洗掉了，瞧々我清潔的

豐滿而嫩滑的身體，  
／雖然這山城的那邊，  
還留着敵機濫炸的疤痕，  
但我相信很快會變成，  
一片宏麗的整潔的樂園……  
我微笑地感動地，  
從近向遠地窺視她的巧嘴，  
埋在枕間甚至連她的鬚鬢。  
桃江，你甜蜜地睡去吧，  
但我還要玩賞那星々和月亮，  
我怕今夜會快樂得失眠哩，  
聽了你的細語，瞧了你娟秀的模樣。

1944、4、8、於贛南信豐

## 幻想曲

——寄給遠離的人

我不知道我的心的綠池，  
拓展着多少彩虹的迴紋，  
當你的靈魂的寶石，  
閃耀地投落那中央，  
我悄悄懷着  
寶石般明亮而又溫柔的細語，  
從海拔二千呎的高原之湖畔，

遠々地奔馳向  
數千里路的南國；  
你幻現在我的心上，  
千萬遍重溫那勉言，  
的姿容和那聲音，  
是怎樣的清晰又是怎樣的朦朧，  
當每次回憶的開始直到疲倦。  
顛簸數萬里的崎嶇，  
備嘗了多少個春秋的苦難，  
你僅用慧眼的幾瞥看出我  
帶着普羅米修士的創傷，  
你僅用簡練的言語，  
吹開我緊抱人生真諦的蓓蕾，  
我敞開鼓挺的胸膛，  
迎着南風高唱，  
我的心湖激起銀色的浪花，  
你微笑地泳游在那中央，  
∕太陽快要昇起了，  
你備隻小艇，  
我們一同向東划去，  
收拾被破毀了的家園……∕  
我的耳畔彷彿蕩漾着  
這呼喚的回響。

1944、5、22、

## 生日歌

今天偶然談起龍舟，  
記起今天是我的生日，  
要不是，我便毫無感覺地忘掉，  
像年年一樣，讓韶華淡々地過去。  
今天我異樣地追憶我的母親，  
在我的記憶里並未留下清晰的印像，  
而只聽人人悼嘆的賢慧天壽的婦人  
她哟，長逝已二十八個春秋！  
今天是故鄉習俗吃齋的日子，  
叫我在象徵痛苦的時辰裡降生，  
這一直叫我踏着悲悽的世途，  
帶着無數悲劇的命運消磨我的青春……  
我願意忘掉這一天，  
好像我忘掉了家人的年齡，  
母親哟，瑪利亞到底遺下被崇敬的形像，  
而你只在幼兒的稚弱的腦海裡，  
模糊地留下兩行永訣的情淚。  
今天我沒有特別的感動，  
也沒有什麼悲愁，  
雖然一樣是離散在天涯的孤身，  
而且又被裹在更烈的烽火的圈里  
但我是在痛苦的時辰裡降生，

願搖爛耶穌的舌頭，  
握緊穆罕默德的劍，  
不是爲宗教而是爲真理，  
嚙着痛苦戰鬥到永遠……

1944、6、21、即農曆五月一日滿州三歲紀念

## 哀悼戰鬥的詩人

——紀念蒲風逝世兩週年

蒲風吶！

理的鬪士，  
人民衆大衆的歌手吶！  
當我孤獨的時候想起你，  
當我痛苦的時候想起你，  
特別當我屢次顛躓而，  
奮然邁步上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丟棄一切財產，  
與心愛的玩物；  
但我們不願失去你，  
你的誠實，剛毅，  
高潔而光輝的靈魂！  
可是蒲風啊！  
你終至永訣了我們，  
倒在烽火漫天的江南……

蒲風啣！

多少人在半壁河山的僻隅：  
卑怯，自私，荒謬無耻地偷生！  
而你恰像黑夜里的灯蛾，  
爲追捉光明寧繼前仆者而犧牲！  
你遂以勞瘁成疾的身軀，  
從鋼鐵的隊列裡，  
倒在烽火漫天的江南……

蒲風啣！

我們在珠江的狂炸中握別，  
各自走向地北天南，  
走向民族解放的戰鬪。  
幾度春樹暮雲的遙望，  
多少回落日屋樑的幻思；  
期待着在凱歌聲裡回到荔枝灣頭，  
共划一隻小艇細彈各自征塵，  
回憶一切悲壯慶幸重叙的歡樂……  
然而你却永訣了，  
倒在烽火漫天的江南……  
戰鬪的詩人啊，  
你並沒有瞑目地死去吧？  
因爲更艱苦的戰鬪還在後頭，  
光明還遙遠地隱藏在一面；  
祖國需要你更大的戰鬪，

人類需要你更高的歌唱，  
你却永訣了還不願意永訣的世界，  
倒在漫天烽火的江南……

1944、8、12、

## 血染汨羅弔屈原

當列車向北奔馳過汨羅，  
我會憑窗眺望那悠々的流水，  
屈原哟，偉大的詩人！  
我的心岩裂出追弔的血泉。  
這兒，這兒，不是你當年  
被放逐披髮狂吟之處？  
這綠草如茵的江畔，  
就是你與「漁父」對語之所在嗎？  
我憑窗追索那飛退的悠々之碧波，  
幻想你就是跳入那一片蒼茫之深處，  
永遠抱着你崇高的靈魂，  
和忠愛祖國而憂憤破碎了的心！  
二千多年的遠昔，你的肉體  
豈只已化爲塵埃的微末！  
然而你枯槁憔悴的容色，  
和悲愴泣鬼神的聲音，  
通過百代的生死還清晰地，

印刻着人人的心板，永遠地永遠……  
詩人喲，你的故國，  
你徘徊悲歌投葬魚腹的，  
    那天然絕筆的汨羅，  
又一次，而且最兇殘的一次  
遭受東洋之「虎浪」的蹂躪！  
那縱橫江畔的屍骸  
    和染紅清波的血腥，  
我們要為你寫下「離騷」的續篇！  
這續篇，用怒吼，用仇恨  
用反撲，用掃蕩……  
在血賬的滿意清算上，  
作為不朽的史詩，把它完成！

1944、6、24、

屈原逝世2223週年紀念

## 憶

那盞☆的池塘，  
    映着柳影的輕盈；  
幾點白鷺，  
從池邊的亂草，  
    戲逐向明淨的中央，  
村前夾蔭的柏堤，  
    扶持着一泓白茫地湖水；

正如我扶持着她的腰肢，  
點々地走在這幽靜的堤上，  
每一步寫着心的對語。  
啊，安江：  
這鄉村的詩畫的美景！  
但我却更想起——  
在這溫柔的懷抱的一棟之隅：  
只有那麼一次，  
我坐在她的身旁，靜靜地傾聽……

我靜々地坐在她身旁，  
但用飛梭的眼睛，  
讀着她凝滑渾圓的指子，  
輕提地乍急乍慢地  
跳躍在鋼琴的鍵子上。

她的指子跳躍在鋼琴的鍵子上，  
我的心跳躍在鍵子的節奏上，  
音樂，靈魄的微妙的言語！  
我沉醉在她的言語裡，  
慢々地垂下我的眼簾，  
爲了關住流入心房的每一句。

但我還未背誦出一句，  
她却追隨鋼琴的征塵遠離，  
在我凌亂的夢裡：  
情々地踏上數千里的崎嶇。

四年的濶別，  
邂逅在長年陰霾的山城，  
我夢幻地面對着她，  
失了節奏地回答她的寒暄；  
特別是我的心扉一陣颯搖，  
當她提起piano的時候。  
無情的時光偏在黃昏的街頭，  
使離人匆匆邂逅又匆匆分別，  
我又續上萬里征途的前程，  
抱着一顆寂寞的心翻閱塵封的記憶。

我又困在烽火斷人行的南國，  
以勤勞與冥想慰撫着僻靜的一隅。  
門前的池水，天上的流雲，  
不斷描繪着她的音樂性的表情，  
特別在夜間：  
當收音機放出樂曲，  
我擬想着那鋼琴的鍵子上，  
有她的指靈在跳躍，  
雖然那標針往往不靈指着她所在的地方。

但有一次她真正地闖進我的夢裡，  
輕輕地掀開我的帳帷，  
用清晰而急延的聲音，  
喚出我的名字，

是我的乳名的單音。  
( 86 )

我凝視着池上戲游的白鷺，  
我眺望着白雲低垂下的阡陌  
憶起往昔詩畫的安江：  
她伴着我悄悄地在夾蔭的柏堤上，  
我倚在她身旁听鋼琴的奏响……

1944、10、20、



補

遺

## 贈

我的心，  
在你的掌中；  
在你的眼裡；  
在你靈魂的深處；  
你帶着她走吧！

你聽見她說：  
『我是多情的泉源，  
我愛戀着我的祖國；  
愛戀着為祖國的新生而戰鬪的弟兄；  
故此，我也愛戀着你，  
愛戀着你革命的精神，  
和英雄的行動。

我的心不是軀殼的贅瘤，  
而是屬於你的生命的維它命；  
親愛的，  
我是一個身無長物的歌者，  
能夠贈給你什麼呢？  
只有我的心，  
你就常帶着她走吧！

但你不要忘記：  
我的心也是一顆炸彈。  
當她的戀情愛了創傷；  
當她達不到最後的理想；  
她會閃一閃火眼，  
吼一聲爆開火山。

不管是兒女的柔腸，  
不管是強烈的炸彈；  
你帶着她走吧，  
因為她是我生命的結晶，  
而你是我最敬愛的人！

一九四〇，四，八，

### 那麼一天

也許終至有那麼一天，  
我們又在一起，  
    用歡笑，  
    用歌唱，  
在音樂的旋律裡，  
在畫圖的線條上：  
盡情地，把心頭的快樂，  
向綠色大地播送，

縱使還是嚴寒的時節，  
也叫冰雪溫軟如棉；  
縱使正是酷暑的日子，  
也叫陽光艷麗如錦。

也許終至有那麼一天，  
我們又在一起，  
    用微笑，  
    用細語，  
在靜々の夜空下，  
在彎々の河邊：  
詳細地，把戰爭的磨難，  
    互相述一切見聞和體驗，  
不管是悲壯的犧牲，  
也可從一滴血流嘆賞人生的燦爛；  
不管是斷片的插曲，  
也可從一顆淚珠數出無數的患難。

也許終至有那麼一天：  
我們又在一起，  
在音樂的旋律裡  
在畫圖的線條上：  
或在靜々の夜空下，  
    在彎々の河邊：

追憶一切過去的變幻，  
細描今後餘生的圖案；  
雖然現在各自奔逐於瀰漫的煙，  
但總願望未來有那麼重聚的一天，

1945、4、2、江西龍南

## 成長在教育的搖籃

### ——××鄉師素描——

崖風玩弄着「倒瀝金泉」的卷龍，  
一塊石頭永遠睜着「碟大天」的眼睛，  
那肚腹的寺鐘還未敲響的，  
東山的腦袋還在酣睡着的黎明：  
你們應着鈴聲跳下床來了，  
以軍訓了敏捷的手法，  
穿上軍衣一樣的服裝，  
打上秋野色的綁腿，  
飛集到操場胸膛。  
幾百隻眼睛放着嚴肅的光輝，  
送國旗升到幾丈的旗桿之頂，  
然後聽着軍信的口令，  
做着拿破崙御林軍的操演。

當太陽在國旗下射出金箭，  
你們又如脩道士一樣的肅穆在講堂：  
每個教室都貼着無形的標語：  
「師生均不准遲到早退！」  
每個教室都貼着有形的壁報：  
無數文字綴着大家的思想知識和情趣。  
課餘把腦汁塗在習題週記和參攷書上，  
或則讓疲倦的筋骨在曠場來一陣電掣風馳。  
這時沒有班級沒有貧富，  
比老子還「無我」，  
比墨翟更「兼愛」；  
大家的身體多是農民的血肉，  
大家的意志都是建國的良材；  
不但有顏回的忍苦，  
還有比陶侃更有意義的勤勞；  
因為這裡有塊廣大的田地，  
大家種瓜栽菜麥片也製到蠻好。

你們更了解「讀書不能救國」的真理，  
「義不容辭」的天責，  
街頭也有你們廣播時事的舌喉，  
市民不斷圍攏獵取見識；  
不管每次爲國募捐，  
你們出力也出錢；

不管每度爲戰士家屬收獲，  
你們都以牽引機的神速馳驅在隴田。  
甚至有的一奮班超的壯志，  
大試祖狄「聞鷄起舞的身軀」；  
從這山國走向高原，  
從高原衝着彈雨的陣地；  
哦，你們就這樣成長在教育的搖籃，  
又像豐羽的雛鷹飛出到遼廣的空間  
1610、19、41、於溟東

## 答 客 問

我的確很驕傲，  
因爲我有一副賤骨頭。  
我的腦袋值不得幾個鋼板，  
所以從來不怕牠搬家。  
／先生，依你說來，  
倒像個善羅列塔利亞。／  
請你別用新名詞或術語，  
把我裝成一個革命家，  
要是在希特勒的面前這樣魯蘇，  
連你也要加入／集中營／的一夥，  
法西斯的刑罰是空前絕後的，  
我想就是耶穌也會害怕。

『先生，那麼我說，  
你一定是個布爾喬亞。』  
我以為你缺全思想，  
怎麼還缺乏眼睛呢？  
你看不見我的煙斗只抽得起土煙嗎？  
『我，你怎麼把我們的談話寫成詩句呢？  
我知道了，毫無疑問你是個詩人。  
我更不喜歡這個稱呼，  
中國的詩人比化子還可憐，  
我之所以把談話寫成詩句，  
爲的是節省筆墨和紙張，  
既合乎經濟原則，  
又可留下鮮明的印象。  
』先生，你這樣驕傲，  
上帝憐憫你，  
可用你的賤骨頭做天堂的棟梁！』  
但是我必須保留我的腦袋，  
爲做撞撞的用處贈給和尚。  
27、9、1941、

## 同 情

你來時總是帶給我憂鬱的禮物：  
那微紅的眼眶瀉下兩行晶瑩的珠淚。

你談窮困啃碎你的心  
啃去你的肉，（你的確更加憔悴消瘦）  
啃破你的衣裳。  
（你的衣裳的確有許多補釘，  
而且老是那條薄褲那件單衫）  
啃去你一切的快樂，  
而又沒法找一塊狗皮膏藥，  
勉強哄哄飢餓的創傷。

我的境遇不也是一樣倒霉？  
因為我也失去家鄉，  
飽嘗戰禍的落魄人。  
不要的爲我沒有眼淚，  
就表示我沒有悲傷；  
如果我們再挨不住生活苦刑，  
不防去拚命。  
吐一口復仇的氣憤；  
要不然，就去做做叶化子罷，  
反正有多少富翁到因戰爭壯旺了門面，  
不過，我們亦先弄套漂亮的衣裳，  
不然，騙不過看門狗的眼睛。

26、9、19410、

## 投回祖國的懷抱

在砲火的網眼：

在炸彈的破片下：

拋棄了血汗建築的財產，

離散了父母妻子兄弟，

只抱着一個慾望：

投回祖國的懷抱！

向八莫一騰衝……直奔，

向臘戍一遮放……狂跑；

子彈追射在背後，

飛機俯衝在頭上；

怒江像巨蟒的直撲地橫在面前，

血腥的飛濺，呻吟與哀鳴……

鼎沸在每個人的身邊，

威脅着每個人的生命。

落後者望着斷橋悲嘆，

壯勇者搏抓怒江的銳鱗泳渡，

多數則繞跑在嶮峻的僻徑，

一路輾轉，向保山，向昆明……

無數人病死在路邊，

無數人被炸死在城鎮，

無數人變成一條光漢，

無數人碰不着兒女爹娘，

／只要活着回到祖國再說！／  
每顆慘苦的心只有這自慰的慾望。  
餓了幾天肚子得一碗開水充腸，

也感謝到眼淚汪汪。

（雖然少數狠心者的鼓掙，  
會使他們難言的憤恨。）

同胞們：

他們就是僑胞，  
中國革命的史冊，  
每頁都有他們

或他們的父兄的血汗的輝煌。

中國數年的抗戰

他們更是最大支援的一環。

即使可以在敵人的鐵蹄下喘息，  
他們寧願把留下僅有的一條生命，  
獻給祖國，與祖國共存亡！

（事實上在中途的青年，  
已有不少參加我軍與敵搏戰。）

／救助僑胞！／這義不容辭的呼聲，  
在這呼聲中實踐着偉大情熱的使命，  
使飽受災難的僑胞，  
感到祖國血脈的溫暖。

但我們不願有像，

／收容難民／的處置，

要幫助他們發揮技能與生命，  
為祖國生產強大的資本。  
卅一，七，七，

## 難 童

一個清秀的十五歲的少年，  
掀起門簾走到我的面前，  
先生，我來給你打水，  
給你上燈油，  
給你泡茶買煙……  
// 爲什麼你這樣青年，  
不好好的唸書出來幹賤？…… //  
他的黑寶石似的眼睛，  
淚光幻成兩泓黎明時的霧湖：  
// 先生，不做工我要挨餓，  
唸書誰個不想？可是沒有錢…… //  
他抹眼角，  
好似用手分坦痛苦的淚痕。  
// 要不是我的爸媽被炸死，  
也不會孤零零的在外挨餓挨寒…… //  
我的心像縮成一顆棗乾，  
從頭到腳把他打量一遍，  
我想道：// 他的相貌比太子還端正，

他的神態配當總司令；  
哦，只是一顆炸彈炸燬了養育的父母，  
炸燬了他的幸福與遠大的前途…… //  
// 先生，假如我會駕飛機，  
一定把鬼子打成灰塵！  
至少教他死得像爸媽那樣慘，  
東一條腿，西一堆腸臟…… //  
他打斷我的默想，  
把我的肺臟鼓得膨脹。  
// 是的，你先給我打盆水來吧！  
也許你將有機會發揮你的技能…… //

26、9、1941、

## 想起了你

想起了你  
眼前一片模糊  
淚光浮在幻想裏  
明滅着你的青春的面影啊  
×            ×            ×  
我沒有悲哀  
但却深深地浸着寂寞  
當我顛簸在人生的險路  
回憶你的奏着鋼琴的鍵子似的唇瓣

憑藉着苦痛與疲勞的時候，

× × ×

我沒有體味過親情的真溫

連早喪的慈顏也想不起

我沉重地背負半生的不幸

踏破萬千里路的崎嶇

× × ×

然而你啊

在我的心靈深處

點着一盞明燈

無論白晝與黑夜

照透着我的

頑強地戰鬥的靈魂

× × ×

## 睡與醒之間

父母既把我生在這世間

只好等待自然規律的命令

收回這具形骸

化作亙古的塵煙

我常問我的皮囊：

跟那一件商品樣值錢？

我的腦袋責備我的愚蠢，  
把兩手變成前腳也許可以上秤。

想到最後的最後，  
好比那位「夜貓子」的瓦格拉斯(註)  
遺囑讓他的屍首，  
    送到解剖室去換若干錢，  
    填補一下高築的債台。

又如那位「瘋子賈克」的兒子，  
    雄邁世界的詩人拜崙，  
把紐斯迭提僧院的髑髏，  
    (那已破剩頂部的和尚腦殼)  
製成酒杯，斟滿巴幹地  
一面草寫「髑髏吟」的詩篇  
讚頌「裝着神人的飲料」的光榮。

我不害怕解剖刀，  
而且中國還沒有歡迎  
    還要花錢收買屍首的醫院，  
恐怕債主還未等你斷氣，  
早把你的衣服剝光，  
    那怕是一件破舊的內衣。

我倒願意我的腦袋

被製成那種琥珀色的酒杯，  
但這世間那裡有個神心的拜崙，  
敢吞下死鬼殼腦浮溢的瓊漿？

那末，我的兒子啊，（但誰是我的兒子呢？）

你要把老子埋得儘深……

連野狗的鼻子也失了用場！

（註）法國最美的文學作家瓦格拉斯（Vaughelas）

為避債晝伏夜出，被叫做「夜貓子」。到死時都還不清債。遺囑中有一段說：「我的身體當賣給外科醫生，得到最高的代價，所賣得的錢應該還我所欠社會上的債……」。

1943、8、20、夜於昆明

## 報春的微笑

在這嚴冬

還作別前的留戀的日子，

在這偏僻之城

還抖着寒風的時候：

我在幻想裡窺探了千百次的

才開始在感覺上領會到的

一個報春的微笑，  
向我貼近了！  
在我的心靈的弦上：  
响起黃鸝的清婉之音；  
在我的靈魂的窓縫：  
投入一脈溫軟的陽光。  
我的血潮在洶湧，  
閃光的微笑在那上面盪漾。  
我揮抹着寒風歌唱：  
「滾開吧！  
我要擁抱這美麗的Spring！」

## 我聽見一種聲音

我聽見一種聲音  
牠用旋律的翅膀飛翔  
好像近在耳畔  
又像遠在地球的彼方  
它訴述着被害的仇恨  
歌唱着犧牲的悲壯  
也帶着微笑  
朗誦未來美麗的希望  
牠也帶着憤怒

## 誓言以戰鬥實現勝利的理想

我聽見一種聲音  
牠用旋律的翅膀飛翔  
好像深入我的心底  
又像隨風環着地球盪漾  
牠撫摸着勤勞者的汗珠  
在田野和工廠  
牠節拍着鬪爭者的力動  
在機關和戰場  
牠用一切警語  
解釋恬蜜在苦後味嘗  
牠用各種腔調  
歌頌効命於真理的死生

## 縱使我一切都失去了

縱使我一切都失去了，  
在這戰禍不斷的漩渦裡。  
然而我却獲得一顆心，  
它純潔而美麗，  
它崇高而熱情，  
而且是愛與自由的化身。

牠有如一盞明燈，  
照引我邁步向前，  
我忘却戰鬥的疲倦，  
顛躓的殘痛：  
我祛除無益的幻想，  
驚懷的惡夢。  
我疑視着牠的光芒：  
窺見光芒發源的靈魂，  
牠笑迎我邁步上前，  
用愛與自由的聲音……  
卅四，一，十八，夜

## 人道主義的旗手折了

——紀念羅曼羅蘭逝去——

法國現代文壇的雙壁  
巴比塞與羅曼羅蘭  
他們又是真理的鬪士  
世界敬崇的心靈的大師  
然而那以戰場的餘生  
把「砲火」的罪惡揭示給世人  
又爲世界的和平而登高疾呼  
這偉人喲，死去已十多年  
如今，又再度傳來真實的噩耗

那人道主義的旗手  
堅強地站立在變色的巴黎  
忍受一切恥辱

嚙着憤怒等待光明的老人  
哦，他的期望終至實現了  
但浴着光明的巴黎

而且高歌着「馬賽曲」

光榮地，英勇地

把殘暴的納粹匪徒驅出國境的  
革命與自由的傳統的法蘭西  
又失去了一個無價的巨人  
世界藝術的舞台垂下了

一張最沉痛的黑紗

所有愛真理，愛正義的人  
都悲感地，哀嘆地喊着

「羅曼，羅蘭真的死了！」

是的，他真的死了

神力也不能挽轉生命的盡頭

但我們要珍重他生命的種子

播在我們心靈的溫床

我們將看見無數的芽苗在茁長

迎着時代的暴風雨而開花

世界到處結着愛，和平與自由的果子

人類永遠相愛地活躍在地上的伊甸

一九四五，一，十九夜

## 憶福州

八年半了

福州，自從離開了

你的溫柔的懷抱

我一直飄流向地北又天南

像一隻燕子，不，

像一隻秋雁

冒着漫天的烽煙

翱翔過祖國心臟數萬里的河山

我呼嘯過淒厲的聲音

一如往昔企圖把靈魂

擲到真理的回響

我獻出我的青春的血潮

我的生命的悲劇的顫音

不是爲了自己的再生

效鳳凰的涅槃

而是爲了投入民族

空前的苦難與空前的

解放戰圖的洪流

以一個人的不足數的渺小

去匯成足以滔天的巨浪

一年，兩年……

啊，送過了三千多天的日子  
我忘却了細數自己的創傷  
只感歎着人間地獄的彌深

福州，辭別了你的溫柔的懷抱  
已是三千多天的日子  
往昔遠在天涯  
如今近似咫尺  
但我一樣不能再領略你的風光  
縱使敵人不是又闖進你的庭門  
用驕蹄蹂躪一切的美麗  
我也不能夠身任神馳

浴在蒸氣騰騰的溫泉  
划舟在一環澄碧的西湖  
或佇立在南台的橋邊  
眺望漂練似的流水  
或徘徊在蒼前山頭  
俯視掩映於葱蘢中的綠瓦紅牆  
還有，與三五文友結伴  
步遊那幽靜的蟾溪  
沐浴在亂石間的清泉  
觀賞磨坊水車的廻旋

還有，在數十個青年的呼擁裏  
登上了頂上永遠抹着雲霧的鼓山  
聽山泉與飛鳥的合奏  
聽木魚節拍着僧尼的誦經

.....

哦，一切的情景還清晰在眼前  
而一切的姿影已在戰爭中離散  
福州，正如你的模樣  
在幾次的災難中出乎我想像的變幻  
我別離了不已是三千多天  
在這悠長的顛簸的日子裏  
只偶然從報刊讀到  
報導或描繪你的變化的形影  
如今你又遭受着凌辱  
我不忍想像你的襟頭  
又添上多少血跡與淚痕  
但我相信你滿腹的仇恨  
早晚要作最後一次盡情的發洩  
因為我聽見你的周圍  
澎湃撲門的怒吼  
哦，那一天我再溯着閩江  
再投入你的懷抱  
不管那時或是兩鬢秋霜

也該流着追憶的清淚一覽你新的風光  
一九四四，十二，十九，贛南

## 駝鈴過綠洲

我從烽火の贛南  
從敵人包圍の漏孔  
無助而狼狽地逃出來  
像棄兒被虎狼追趕

跋涉數百里古道  
洗去幾十層汗垢  
雖然不斷地用歌聲安慰自己  
但酸痛の肩膀與脚跟  
嘲諷荷堅風聲鶴唳の活該

我好容易到了這  
往昔感覺神秘の地方  
好像一個奇夢  
跌醒在朝霞の變幻裏

第二個晚上  
在草坪の茶會前  
我浴在真愛の幽潭

關切的慰問與招待  
使我感奮得幾乎要流淚  
我忘却了身受一切的苦難  
而且在心的河床  
澎湃起生命的巨浪

一九四五，七月一日瑞金途次

## 勝 利

叫我怎樣寫「勝利」兩個字，  
當日本投降的喜訊傳來的時候。  
在這灰暗的晚上：  
那麼多人頭鑽入了庭院，  
像飛蛾追撲着燈光推進了大門，  
噙着同一的聲音：日本投降的號外可出了？  
出了！每隻手抓到一張，  
第一個聲浪推起無數聲浪，  
「勝利！中華民國萬歲！  
同盟國萬歲！」  
人群像迴流，  
洶湧而來又洶湧而去。  
鞭炮響了，  
由疏而密，  
由遠而近，

遠近混成一片，  
渦漩着呼喊，鑼鼓聲……  
我整個地浮沉在聲響中  
忘記笑，忘記喊，甚至意識不到呼吸，  
擠到街頭，  
哦，人的潮水，溢到人行道上  
滿眼是火星，在地上閃着，  
在市空密密地開花。  
三三兩兩的盟友，  
握着酒瓶，往嘴裡灌，  
酩酊着，呼喊着，  
慶祝着這最後的勝利，  
我看見他們的幻想，  
已在比翼的鐵鷹上奏着凱歌  
一閃電地飛掠過海洋，  
在無數揮動的彩帕和鮮花中：  
降落在祖國的飛機場，  
熱烈的擁抱，甜蜜的接吻……  
我望着他們的酒瓶，  
我的心醉了  
整個天地在眼底旋轉……  
誰把紅色號外幌在面前，  
感嘆着「這是千萬人的血換來的一張！」  
我記起在九年的征逐裡，

寫過不少預期勝利的詩篇，  
但這時，我握起筆，  
好久，好久，不知怎樣寫  
「勝利」兩個字。

一九四五，八，十，夜於長汀

### 再一度生活在春天

是的，願我們  
再一度生活在春天！  
這並非是爲了愛惜青春的生命，  
而是生命要求着那麼寶貴的時間；  
因爲牠給人的賜予是那麼吝嗇，  
利用牠爭取一生的事業既然有限  
何況愛情是那麼易逝，  
幸福是那麼短暫。

是的，願我們  
再一度生活在春天！  
我啊，我感覺自己  
已奔波了十年風塵的嚴冬，  
從膚裂的縫間滴了那麼多鮮血，  
從酸痛的眼臉抹去那麼多淚痕；  
也記不清踏過多少平原與湖山，

雖然終至歇步在南國的海濱，  
風暴似乎已經過去了，  
然而却產生另一種風暴在迴旋。

是的，願我們  
再一度生活在青春！  
誰還願意白流那麼多鮮血？  
—— 那麼多眼淚？  
而且接受着那再不能接受的  
流離，痛苦與貧寒？！  
現在冬神已走到最後，  
春的天使振拍着翅膀，  
好像問人類是需要安生還是死亡？  
我含着眼淚顫顫地說：  
『該死的讓他死吧，  
但我願意再一度生活在春天！』

一九四六，一，廿六，廈門



日  
文  
詩  
作

## 日本の革命同志に

人類の統制者に

  壓迫され、搾取され

驢馬よりも苦しく

豚よりも卑怯に

そんな生きて、又あはれんで死ぬ

これは奴隷の一生といふものだ

われらは奴隷の反逆者だ

強權と暴力を

血や生命を以て

倒せ 打ちつぶさう

自由と幸福と平等

又人類の眞な愛のために

どんな犠牲をも惜むな

私は中華民族の子としても、

世界の正義の歌手とも云へよう

日本の革命同志に

私の心にあふれる感激を

國際的な友愛を

遙かに捧げ送る

私は涙の湧く目で

親愛なる同志の戰鬥を

眺めながら 感動される

又自分は弱い耻しいために  
万里の流雲を望んで  
痛い心を抱きしめて  
遠い戦場の彼處に  
はげしき燃えてゐる銃と煙との真中へ  
込まうとするばかり。

一九四〇，十二，廿五，

在華日本人民反戦同盟機關誌「真理の闘ひ」に  
載せたもの。

## あなた方を歓迎する

日本の士兵兄弟よ  
あなた方を歓迎する  
鐵砲や叱りの代りに  
情熱な握手で  
まことの愛の心で  
自由の生きるのために  
互に手傳して働けよ  
わが命をいけにえとせる軍閥に  
われらの力を合せて闘へよ。

日本の錢持や軍閥らは  
諸君の血や肉で  
わが國の土地と財物を掠め奪つて  
寄生虫のやう肥えふとり

永久に階級の統治者となることを  
考へるばかりだ！

諸君の苦しい戦闘

諸君の家族の餓へた生活

あいつらはそんなことを

少しでも心にかけてゐるものか？

日本の士兵兄弟よ

あいつらの嘘と誘惑に騙されるな

あいつらの脅しに頭を下げるな

眞の東洋の平和、

いや、人類の壓迫なき日を招來しやうとすれば

ただそれらの人類の惡魔を根絶する外にならぬ

來れ、日本の士兵兄弟よ

情熱な握手で

まことの愛の心で

あなた方を歓迎する

兩國の人民の解放のために

れらの力を合せて闘へよ！

「眞理の闘ひ」第十九號に載せたもの。

## 新たな樂園を

東海の蓬萊

白い雲

青い波

育てゐる島よ

統制されてから五十年

戦争のために  
破れられて  
又戦争のために  
解放されたよ  
六百萬の同胞

自由の氛圍氣の中に  
新しい臺灣を立てよ  
わが熱い血潮と  
強い力を以て  
新たな樂園を作れ  
一九四六，五月，臺灣高雄

## 島の夏

島の夏，どこからか  
鹽風が，吹いて來る  
木の葉の形が揺れて  
大地の心を煽はうとする  
島の夏，何時でも  
青い波，美人の目つき  
晴れた夜の空に月や星  
水晶の宮を思はせる

島の夏、空気がスケッチして  
肉體の曲線を描き  
美しい自然の畫を作り  
破れた高雄は どの町でもホコリのに

## 夜の町

私は夜の町を歩き廻り  
レコードの聲が  
風塵だらけの心を拂つて  
飛び逝つた若い戀ひよ  
美しい島の夢をも思ひ出  
× ×  
十年間の青春も知らずして  
過した人生、戦争の渦巻に  
巻き込まれてこがれた戀ひ心よ  
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人類の愛のために  
涙含む微笑で自分の傷を撫でて  
あこがれの日を描き見よう  
× ×

しかし私は  
燈光の慘淡なる町を  
歩きながら  
破られた故郷の面影を偲びつつ  
十年間も別れて来た遙かな故郷よ  
今だに私は天涯の孤獨です

× ×

レコードの聲が

夜の町を漂つてゐる

私の心の奥にまでしみ込んで来る

おぼろ月よ

そんなに淋しい目つきで

私のさまよひ影を眺めるな

一九四六、五月、

## 旅の愁

(散文詩)

私は十年間も見なかつた青つぼい海、思はずにそれの滔々とした浪がつぶして漂つて來た。船の甲板の上に夏の夜空を眺めながら、偉い詩人バイロンがやはり美しき星の閃き夏の夜の地中海の上に豪情なる旅をしたことを想像した。しかし私は東海を横渡し、始めて蓬萊といふ熱い島の臺灣を踏み上がった。臺灣の懷を投げつけた、そして南の高雄から北の基隆まで見物に往來して見た。まことに美しい島だ。むかし鄭成功は滿清の旅に窮迫され、降服のかはりに殘衆を率つて福建より荒島の臺灣へ舳艫に乗り込み横渡しの敢行をやつた。彼は臺灣を征服するや、防備するためにどんなに闘つてやつたか？起伏する山棚や稻の波打つ平野を眺めながら、ここで島の國を立て上げた英雄が又千古の忠魂として、亡くさ

れた故國を永遠に別れて死んでしまつた。悠々たる恨みを堪えずに懐古する情で思ひ込んだ。

光復した臺灣のどこでも、日本の文化や、それら一般の情調が残つてゐる、私も残念ながら日本の言葉で當地の人々にコンヴァセーションする。見ても、聞いても、又話をしても、むかし日本に過した日を出させるのだ。その戀ひしき日、やさしく詩的に感ずる日、又悲しき日、恐しき日、ハイネが異國に飄泊したやうな日を！

しかし今の違ふ處は、きびしい脅しと無理な侮辱などが日本ファツシスト降伏すると共に私の心から消えてしまつた。だが私の心の奥に残してゐる人生の第一回の遺憾—私は放逐されて彼女との青春の夢がつぶされたことを永久の傷として痛く懐しいものだ。

今頃こも故郷のやうな熱さの仲夏である、同じ亞熱帯の自然の果實が盛んに出て來る。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マンゴー、…………… いづれもその甘い味で人間の食慾を煽ひ起す。私はそれらの果物を見て、故郷の龍眼と荔枝を思ひ出すのだ、殊に家の前の年取つた龍眼の木蔭でその枝に抱き付いて鳴き出す蟬の音を聽取る童年のうれしさを！

しかし「胡馬が北風に依り、越鳥が南枝を巢する」といふ懐郷病を意味しても、季鸞の如く秋風が吹いて來ると故郷の鱸魚を思ひつけ、役所を離れて歸へるといふ灑落な士大夫が到底少くなつた。

私は夜毎に窓を開けて、蟲の語りを聞きながら、

遙かな旅の途を夢に歩きつつ。

一九四六、六月、

## 心の酔

あるダンサーは僕にかう訊いた  
「あなたはたくさん酒飲んだでせう、  
ほら、一寸酔つてるようね。」  
私は微笑んで答へる。  
「酒に酔ふよりも  
心酔ふ方がたまらない。」  
「いやだわ」彼女は笑ひながら  
「貴方、戀ひしてゐるの？」と  
「僕、何時でも戀ひしてゐますが  
戀ひ事を知つてから今迄に………」  
私は又つづけて言ひ  
「しかし、相手が現實の觸手に  
いじめられて、私の心を打ちつぶして—」  
「マア、彼女は今どこに居る？」と  
彼女あやしく訊いた、  
「私の頭の中に………」  
形もなく、色もない相手なんだよ」  
「貴方はとんでもない事をおつしやつたわね、  
ほんとうに酔つてゐるのですせう？」と  
彼女は心配さうに言つた、  
「僕は先もう言つたぢやないか

心が酔つてゐる事を……

「可哀相ね

貴方の戀人はどういふ風な者でせう」

「もつと簡単に云へばそれは眞理といふものです」  
と私は言ひつけた。「自分の半生を拂つて求めて來  
ものが残つて見せるは血の流し、呻吟と犠牲ばかりだ。」

ダンサーは私をずつと眺めて、ハンケチで  
私の汗びつしよりの額を拭きつけた。

一九四六、六月

## 後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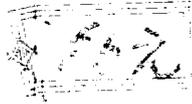
因印刷所工作繁忙，本集稍逾預告之期出版，特向預定者及一般讀者諸君致歉。

本集大樣雖經著者校正，但仍不免有若干錯漏，幸爲數甚少以待再版時訂正。封面畫設計爲陳軻先生執筆特此誌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出版

版權所有

每冊



著者 雷石榆

發行者 林光灝

出版者 粵光印務公司

臺灣高雄新濱町

經售處 國內及臺灣各大書店

